



10217

白華前稿卷第二

南淮

吳省欽

冲之



賦一

皇太后八旬萬壽賦

臣惟告功容德曰頌正樂曰雅其體皆可賦故班固以賦者古詩之流亦雅頌之亞也歲重光單闕律中黃鍾之月恭遇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

皇太后八十萬壽福應最蕃鱗萃徠賀

皇上觀元堂攷靈臺釋昊緯提貞釐合飭宣詔轉轉旼

白華前稿

卷二

一

旼與斯世躋壽宇凡言語侍從之臣抒悃述豫舉有所作以泝邇善氣以臣顛固倖得奏賦通籍又御試賦索第高等竊徵之景命所祐稽之方冊所紀循蜚以還歷茲曠睹深思歛河睪源沿侈掌故又固言作賦之旨通風諭盡忠孝雍容掄揚炳同三代謹以賦敷陳其事極禔福之畢轅而衷諸

順德之感召拜手稽首獻焉其辭曰

康衢古民索帶披裘游嬉茹真趣香山碩耆之廬而請

曰蒙聞羔兕之晉嘏也禮嚮執於姬幽矣

皇時六旬慈而弗居曰我

慈豫實竦實儲，墜十定位卦八受圖，因而重之。  
懿慶演疇，蓋數典而誦厥初乎。蒙且鑒古今之上儀，錫  
家國之永類，祝我以泰符，躋我以壽世。陰陽細縕，歲幹  
歲支，上中三元，候以軒倫之十二筭，蠲以容成之十九  
章。五緯汁次，啓慧天人子半在月，籥告悉新，逮 祚三  
紀，川增日輝，邕邕熙熙，用綏我

壽康，其制麤得而述焉。若迺析津宅曜，夾城拱衛，隆宗  
以西嚮，離樹闕，金支煜燿，以猗蹲，華桐葳蕤，以鳳集，步  
櫛冠，赧瑞璧，納月中，則蒼衣灑庭，祇奉

頤攝，外則郎將護闈，時時 朝對，於是西華豁衄，九市

白華前稿

卷二

二

闐生，千軌沓摩，牟首芘闔而射嵐，麗譙枕郛而瞰波，釐  
牟茁稜，柳檉泄芽，負隧旗亭，環映四阿，似以相塗，陪以  
香林，震旦肆啓，玉毫在龕，應真八百，有園布金，妙曼吉  
祥，見其相，圓梵權喜，流其音，人天帝釋，海會繹繹，曾壇  
伉如，彫綵續飾，上覆寶而山移，下量勺而波積，鶴鳴川  
鵝，營藻達植，木英未春而榮，果珍方冬而熟，狀瑋於稻  
編，名够於吳錄，於是廣場輓文竿，矗抗綵旂，胸春目哭  
鋒，扛鼎諱，種九劍之屬，程戲趁趨，以背距爲鉞，鑷龍吹  
鼉，儼洪厓女娥之仙，揚袿毳，灑以韻磬爲歌，絃箏遂遏  
雲，鉦鼓震山，宵炬星迴，浮爛吐烟，載霞載陰，漫衍儵焉。

丙御不得繼，何騎不得前。於是都人效驩，寮尹展家秋。  
秋將將馳傳萬里，天祿岑陬。犬使鹿使望，若延鷺踊若。  
躍螽鸞應節，珊瑚搖韻。繡拉攬乎莽良之洞，玃獬乎跌。  
蕩之閭，其揮汗也。則雪候雨霏，其嘽祝也。則晴日靄轟。  
他他焉，款款焉。鼇扞而羔跪者，相與占織女之明，婺宿  
之光，迺。

鴻禧茲未央也。於是靈史涓吉，節踰履長。斯夔斯愉，啓  
鑾上京。卵七校，班六蚪。鳴翠葭，控華輶。蒼威翕習而執  
馭，黃神撝護而結旂。以狃。  
暢春，曷鼉曠暄。象愛日之升，以敷也。以掖。

白華前稿

卷二

三

金根安輿，翔軒協厚地之安，以敦也。於三十里，莘莘烝  
烝，叩禮合讚，有聞無聲。翼翬塗，施幔城，轉儀駕端。

慈寧蓋新之，又鼎新之。昭融徽顯，案綺甲而駢翠。錄者  
難具錄已，於是敞雲廷，拓海屋，仙壺永。

香宸肅彬，文質之軌。益仁壽之域，精璆瑩脂。  
寶

冊珠治其文，則精一合數。其鐫則茗華告期，躬拜

稽首，授几襲纈，細體仁之掌。故邁奉常之所司，然此語  
夫尊而未極，夫養之至也。厥有千佛之經，百福之屏。寫  
官肩金，御翰鏤青。恆河所披，闌河所升。珠彩攸月。

秦尉越繒孰與海客獻而報章，鉞神徠而繡文，勺藥百和，堯廚扇薰，良醞六清，帝臺送醺，羌物備而儀及，舉數紀而名命，古所云孝治天下，合萬國之歡心，以事親者，惟我。

大聖人已，宜至和者，縣毛虞，佾堂序舍，干戚肆文，舞靡帔旒，植翮羽。

上釐謬籥，章維時其雅奏之樂，且有儀也，親率麟

趾麟定，山龍卷然，斑衣賜舉，然後侍玉膳於

壽安，戢瑤樞於純嘏，於此之時，嘉氣氾濩，福徵縣懋，揭南斗爲上尊，齊西池爲重酎，敬

白華前稿

卷二

四

五世之百祿，邁九如之

萬壽，昂精降河，穀老杖朝，齡背兒齒，式燕以敖，相與賀吾，遭曰盛哉乎，斯世，媿不足多，而簡嫻不足襄也，然且弛逋賦，起廢條，級羣尹，榜士曹，禮嶽瀆，堅陵廟，第戒道，圮治橋，通工惠，農民物用饒，擊壤擊壤，申謠初，謠學者博，執考信，有若斯之天地，昭神明，通蔽景，燦升延，洪以篤祐我。

聖母以垂曜我

聖清者歟，言未旣，碩耆灑然，振容

噴然，槩於中曰，有是哉，君子所稱，文繁情靡，然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龔蟲不聞震霆之音，爲其瑱於聰也，蚊

聽不見秦邱之密爲其障於盲也買珠者持橐而槩者遺燭謂直不知量也抑子亶拔功於三古絜德於六籍則億萬萬

壽可知矣昔者乾綱坤維厚載光化母天下儀長信長樂大母奉之然而乘彤車矣不聞慶都履綏錫元圭矣不聞脩己翼祺非德齊而福未齊書缺有間焉抑巖靈厚有待於方來而元會運世之麻爲我貽也明統中葉我朝龍興頌長發之奏雅下武之賡是以晉

神媛之朱果知玉筐之所以宜男馴

文后之彩翬知翟衣之所以兆禎代遞演於金策史交

白華前稿

卷二

五

誦於丹陵况復筦百年之禮樂築六宮之政教俶必世之上仁格自天之要道運疇開而弗先光疇遠而弗耀蓋佑啓於椒塗璽澤之間而赫濯於檢玉鎖金之告者如此其劭也宜如此其疇也且夫萌庶之子一再命之臣奉不必鼎茵遶不必祔孫年不必大甸猶且駁粟而懼舍館而睠數齒而听彼蓋有漿灑之齋粟與瑁佩之睦媼榮見於受旌樂生於爲善如今之百齡舉案五代合巹者可睹焉矧鍾粹毓源若我

聖母之引大祺既洪願者矣是故鐘在宮而聲聞璞抱質而潤流子第知瑤琿璇圖

黼闈載饗而不知化理之基於關雎子第知玉葉金枝  
蘭殿載嬰而不知惠問之蔽於螽斯子第知服貢物貢  
紫闈頓供而不知黼館桑田之愍乎祈誦子第知遊河  
遊嶽

黃馭驂服而不知陳詩納賈之恁乎諏度至如伽葉彌  
羅真如貝多祗爲民而請籲而徒福田利益之云何哉  
且夫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嗟元部之涓  
劫隸羅叉之鬻管獨効寐而典屬茲啟塞而行觀質孫  
答忽貫其衣頭鴛詐馬渥其宴斯時也宗乘之廟成歸  
誠之碑建源

白華前稿

卷二

六

七旬之舞階格花門之務面闔十稔之侑觴徠泰濛之  
迪賓惟

聖母厚載无疆惟

聖人勅幾貴斷禁申頗牧不克襄而宮中堯舜偕與峻  
也且子亦聞夫天帝之孫乎封嬪七二有亭有云有神  
所家絳衣玉眞東以注生木道用神山以主壽貞象顯  
仁敬體安恣升香告虔有取爾已且夫厚坤取義爲母  
爲地萬物致養德乃天配能養萬物養亦畢至弗祿爾  
常載援神契

聖天子讓善則偉稱老則避猶此志焉吾子瑕不陳旣

醉之景介推箕範之福備迺心參體怵視視焉以是相  
愕眙也咫聞聖言大德受命履今踐昔考靈介慶然且  
闡借樂之旨釋不匱之令軌崇靈之習葆盅泊之性藏  
珠抵璧觀道泰上崑然風草奮然心鏡抑工商之哀業  
劭耕紉之盛務吏蹶彫而抱慙士黜華而惇素二氣化  
其伏魯萬物登其時序美矣茂矣孝用就矣假若吾子  
所祝匱豐篇之上期庠河雒之中候是將植建木蒔華  
平擾騶牙招歸昌玉雞俾其吐綬鉤鈐俾其耀明畧德  
教而啓符瑞非聖人之緝敬也迪

懿訓而思齊婚斯天道之福謙也某雖耄齡嘗學於舊

白華前稿

卷二

七

史氏飽仁勸德又詔工肖吾形焉奧引典義竊思所  
以祛毒蔽而奏六經也古民於時靡徙敞罔憬若矇發  
良久乃稱曰鄙人禱昧吾乃今知

天子之孝與

母后之德所以宏也載忻載晬重爲系曰

皇理孝兮敝瑞圖融愛日兮光三朝  
慈溫陛兮尊酌衢  
壽無量兮高厚俱坤含章兮享貞元  
晞  
鴻號兮

離曜懸範演福兮

皇德宣奉

母后兮年萬千

聖駕巡幸天津賦

臣聞古天子歲見畿內吏民又修隄防達溝瀆與夫布德行惠諸大政紀載春令厥施至隆炳耀無極我

皇上勲恁民族在邊猶邇惟天津近處左輔自南四巡川郵弗逮比歲以來釐舉水政迺涓丁亥二月吉展鑿郊宮履視淀河堤廂咸有培浚既清既平十賚繹如返自林苑臣伏頌周之頌巡狩者有時邁詩體皆主賦左思謂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是賦與頌其實不異用是窮竭藁苒敷陳原委以紀上儀以對敷

皇帝之德於萬一其辭曰

上御宇之三十二載自圻卜征于瀛于津二旬禮成榘

白華前稿

卷二

八

惟六府惟穀爲本九疇惟水爲初坊庸順乎大蜡銓秬賦乎密都大抵西北之利視東南上腴循郊之典首河嶽而道周於爍聖清表儀宅方朔易平在扶風馮

頤左右割宰厥毗止畿厥僚服棠林林芸芸尾十斗七爲析木津克冀俛俛霄漢仰貫改社國之三衛俾列郡乎大蕃苞絡瀆隸咽嗑河間都鄙衍斥東奄滄孺轉輸之迅遠達陪京偵邏之廣外列少城帶三岔之濶瀉抗四闈之吟管交遂帶鬻羅肆林遷商居賈行葩華斯田服有連筭之絃饌有出網之鱸釜海之奇弗益弗牢習坎次五溟漲遞澆水親土而滲漉雪受曝而結糾坨租

場租禹筮致饒漕渠旣楫關梁旣掘鐵鹿碾澗膏豨鬪  
輻蒙士返淳古黎獻沐休息擱染化源首善孔豸翹斯  
跋斯莊誦

祖德應作游乎堯巡徭乘戴乎禹績且旋鯢之淤澱孰  
與駕鼇之高堰諸河之灌川孰與中壘之安瀾朝發夕  
至孰與豪微牟首頓宿昭遯京身畿臂孰與江介湫涓  
揚粵牽綴迺

聖人幸南土而茲未及者非懷遠而泄邇也毋亦川陸  
異郵抑定河海之已效貴咨采焉昔者文命蔽河鬲津  
最南徒駭最北逆上隅海夾右碣石季宣以謂被漸王

白華前稿

卷二

玖

橫以謂橫溢然而渤海書乎河渠章武志乎溝洫島倭  
讐其阻萊愷責其職泥濶稽天依約點墨愴乎無極若  
迺晉望惡池出於泰戲經行唐林泊越濊口故道濫僭  
甯爲鱷濤醮爲蹠溟何下游之三舍襲灌壇而迄今有  
岡有臺有祠櫛椽東西之軋牛鳴角犄新河舊河相背  
兩已羌雙滙而中窳遠一折而反汎迅若馬駛健若龍  
鬣歸槽丁沽若涂守軌旋以言淺派尾溶瀾環納清河  
七十有二掘鯉堙矣侈太沖之詞賦焉塘灤逸矣緬承  
矩之施設焉魚鳧族滋蒲茨種穢白洋迤東名弗殫記  
柴禾下委茅灣中渴旣歷苑口滌池澶漫蒼耳蓮華四

沒闌干他如牛臺白龍大蘭小蘭介長隄之表與二淀  
逸其不關夫隄非一端也鼓車記里七同有餘宛虹修  
蛇蜿蜒衙衙首高陽入任邱逕青苑郭室家昔在宋遼  
鑿陂畫區懷敏所增治唐介所修除閼世數嬗培塿或  
渝事在因而等勑效已捷而不紆長隄既窮格隄斯傍  
淀澱河渾勢迭衰暉驚沙反而輒沈短埂闕而秦猛澗  
漱則相戕壅閉則不競扞表護裏漏卮得當二竇是砌  
直沽是嚮溜以逆河湖以奔淙枝流涓如斗門翁張櫓  
比得五纜連疊雙以濟汲繩以衛土萌故曰功不什不  
變器利不佰不易制人見爲擇菱積竹之費而弗知蠶

白華前稿

卷二

十

衣鼃黽之疾也人見爲卽橋蹈楫之悚而弗知樹渠封  
溝之計也人見爲道謀築舍之議而弗知非常之原之  
俟 大智也鞠人謀人 計謀載教地官任地倂工

伐蓍惟蠲淵蠖渡車移乎其整成殷乎其紹休爰迺震  
潛鼉建招搖案華覆弭文弼波委鼉動鄰鄰儻儻以承  
宣遊時 法導未底津城也馳道弦直一塵乍清溼雨  
曉潤順時就新雜英附條庶草動萌麤蕤如撥穀變  
聲誼以占習祥政以洽觀畷發上蘭憩中甸盧者溝紫  
者泉際趙北郎權船颺舍漪漸凌堅汎夾河僚揚芬水  
絳千唱海民合讚亭驛延鷺踞迎莘莘就日雲麗海光

人天遵崇臺而元覽遂升紫而 踟旋斯時螽躍蛾伏  
扶杖相告入者意以

上度功澹菑疊疊祗迎義聲被陬溘順氣淡 輦轂惟  
是移秦行以校壽剡勃澥以應福政觀美而不費歲圻  
幸而不瀆若稽古方岳肆覲同律度量衡其他無利越  
在姬制入疆有慶弗逮兆姓我

皇上展秩嵩岱

四駕南中延洪汪濊雨施雲行酌

釀化爲大酺佈溫言爲四帙粵以承

安輿而推湛恩也至如三輔之圖不間於

寢門浹辰之期不異於晨昏常常純純明明皎皎功已

白華前稿

卷二

十一

輳於距畝典匪覲於省春然而

皇澤无量先後錫

嘏爵計級敘寮府餉計月獨瘞伍值計日顧舟旅引高  
年粟絲褚燕所司觴豆徂廣下庠三四五第簿管長流  
始緩榷榷仲冬止見糧減三宿連全罷經塗供張加賚  
無已民物阜已名實揆已然猶擘綱頓紀曰 睿運

算鬯溢漳之末流交瀛郊之曲岸彌格隄與長隄覘兌  
缺而巽斷勘故籍而弗遺剔窮羈而計緩賀成廈於鸞  
誰芑奕代而休宴二合所頌通滌復跨簇筐港以結邨  
陡塌淀而立霸緣舊工使池屬綱怒濤使平瀉所以鞏  
始基禦漲夏或倚青蘂之灣或錯青滄之界雖方舟有

未循而漕川舉以苴罽若萬乘所偶臨而鳳河亦以引  
藉是故任靡仔其弗勝響靡叩其弗應總六符敘三靈  
涌丹醴瀆告榮挺華露之發莖

上惟是基命夙夜師儉謀眞罷春河之合圍禁夜船之  
簇燈繪沙壤之吉貝整天田之冕絃九圻萬井汙邪三  
登言眷淀亦若河海效命答稠覘於胎響新雕案而漆  
楹此

聖天子爲天牧人光四海而通神明者也且夫效軫引  
絃以愴河泊此

聖祖所以勒方畧也結旌導旆以縈海斐此

白華前稿

卷二

三

憲皇所以紀豐碑也降原觀泉此幽都之所以徹田省  
闢發倉此春令之所以理陽河漢星雲此于邁之所以  
作人震疊明昭此肆夏之所以序候

皇上襲令軌劭

洪業六鐘左右備奏出入上課

賜雨下度原隰申問疾苦民用時協觀風展義羣遊泰  
和賡藻幾暇摛文揆華釐括地之謬悠析育物之茂嘉  
舉上揜乎初慮之奏而又何有於橫汾之歌懿夫後仁  
者天時布宜者地利先勞者君道化神者民志言就理  
焉必世三十年而較紆清邇言課功焉旬服五百里  
而有藉明試由是歲見吏民巡覽原野自上下下春原

秋補先五載而班輯首六服而除灑肆允猶之嘉頒  
來游之羣雅故喁喁謳者籲者

皇頌歎請徐之來茲自山川鬼神上下草木鳥獸罔不  
受釐馭雲罕返霓旆道南苑蒐及期簡軍實旅羽鉞  
旋京師面

紫闈端枋魁運八維於萬斯

聖駕載幸天津恭賦

臣聞大德受福天人贊孚思和求中是茂殊祉洪惟我  
皇上丕御大寶清寧炳符今三十有五年伏遇

萬壽浹甲明年伏遇

白華前稿

卷二

三

皇太后八十萬壽天申保佑邈古無二

崇慶誕

洽載紓民依救天下田賦二千八百萬有奇舉春秋闡  
試士毗扇慕三輔僊望近光越丁亥迨今二浞軌順

神廟工藏方春令和涓迪

慈豫庶幾趨我敝請惟

上眷義歸善上

陵致告禮成雍容轉趨祇整法從飛黃首塗柔颺送艇  
升香澤示醲萃昭晰俾海隅蒼生大慰瞻就津門旋駕  
川波不揚書所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臣濫玷翰林  
以文章爲職志茲際設巡行慶景爍無旣竊忘揜陋誤

賦一篇拜手稽首獻焉賦曰古七十二氏之彌文八維  
邇已奉符欽崇維不懈於詔巡五百里甸服秭服校親  
故歲見弗憚勤止然而風不必大淳慶不必具轅典不  
必備循邁邗之期不歌文母翼祺省耕之謠不陳誼后  
迈釐有如拓闔澤裒闕則有孚至誠元氣沆礪案泰行  
爲福基酌勃解爲壽量圉吏率察案穀老迪丁壯緊釐  
斯抃緊鶴斯望喁喁焉相與僚而稱曰淀流旣平津流  
旣清旣洽神惠習祥則行距強圉大淵獻序籥載更帝  
者有原有補詎斯今而失徵厥徵維何中春日佳卉木  
萌動茵承 帝車羽騎息塵遙聞歡咏上以豐

白華前稿

卷二

十四

安輦下以觀宿畚潛以格靈祇明以成民和狹媯圖之  
幸洛軼珪玉之游河

皇上夔夔焉佗佗焉眷延洪之協景述章顯之

不緒紹祭畢於姬模拚月游於漢故仰

景陵兮遵言野廬汎埽夫東路泊乎還駐田盤而儻乎  
若有餘慕自東自西晨展玉衣複疇列羨丸松作圍祠  
官誕舉初禮愨焉再告 孝禱來冬玉衡紀暢八

千歲百之一東朝播徽茲秋中月貞後起元萬之一皇  
時釋思飛甘吮膏於爍斯劬燕天之昌章亮

姒教視旬年而免正供必世而給轉漕損上益下宏效

也爲章作人媿號也光神睦民要道也度方順時正告也秩

慈孝之大經究尊養之至奧匪玩華而慝觀將宣揚而達燿蒼威藹其佖涂前

大安而祗

導禮言歲而義昭時百源之宅隩於廓哉淀之瀦以淳也派尾積輸易涑漑法芥坳蹄涔茲焉泥濶天涓控清夾鏡瀏如瓜皮鴨頭渾黃絕殊或就淺以及蹀有葉舟之撈淤冬竭則冰坼川陸夏濫則水立溟墟汨急滄溟波響隱合晴烟混空莊舍出沒淵魚將子而影翻渚鳥招羣而語答菱蒲荻蔣萌抽葉獵訕者資生贏者用給以灌溝遂而稻稂潤浥以達邑井而篙藥利涉他環怪白華前稿

卷二

十五

之物宜多無與於民質左家研都之賦酈生清河之注賡遊宴於蓼花森塘灤之洄互九十有九歧其稱七十有二滄其數莽分併於長蘆卽捫柳而沿誤蓋水以不流曰奴如淵曰淀書澗洵之同文曰窪泊其奚辨其格隄之鞏堅斛土千錢雉影言言其長隄之纏聯屬工三灘虹文延延

皇上度廣惠之梁移安福之爐紅帽緩引亭亭相鳥經藥王之叢祠稽蘇簿之邑居水木明瑟宛焉江湖彼四瀆之告翁殷劄珥之肆予敬共明神茲無闕如所以咨重臣度陸地兩戒攬五材庀結瑤構珠圖畫雲氣遙而

睇之若海蜃青紅以冽市迫而從之若閭仙金銀以飾宮懸左舫與右幣耽隴居之正中前則碑螭屈蟠積健據雄孰與夫銘襄隄頌練塘罔鼃不足以知震鱗詞流不足以拔奎章時

上入祠奉香旣勅旣匡將容與於漢津也春木欣欣春禽關關春澌溶溶西沽碧灣象丁則料地理躔丑則景天文碣石所夾箕尾所分厥有豫嵩代臺南迄揚越之衆涉江踰淮思娛吉暉炫翠軒之侷侷喧跋河之轟厖亭不見柱牆不露材十里五里霽顏一開

上方養情田擴性園敦斲雕諸封奏架地架天審義巡

自華前稿

卷二

六

狩睹郊圻之申畫可以槃三輔之左右焉卜勃碣之都會可以跡九河之新舊焉其牖則羸縮節宣紛接河壘其臺則祥氛升望巍聳海偏橫沙限內外控弁韓千里濟糴往還發過罷習流之禁旅信地險之固然惟陸海之殷阜湧海光於人天鬻益於郊荷鉏於野熙熙春人以方以社萬壠備臚哀對天下緬通路之漉漉送鴉鳳而心寫塌土功之未必儀

祖德之克勤狂六龍以六幸建海婁之貞珉啓鑿鏘之蒞止且言邁而夕轅猶必考之以風雅臨之以王制閱三載而一巡際天庥之游被上

陵以啓祥行郊以展誼耕市不止輿徒不勩其報禩也  
非八神所得而隸其緝設也非三呼所得而議方將授  
榮河之版朝若水之庭禋應載養川至益增山川鬼神  
天地時罔不寧又奚有於胎萌喙豉之甸氓者哉乃系  
頌曰收收泰朝秩百祿兮於

皇緝熙曼壽祝兮

天母應符闡以璿兮大德所得甚在天兮遂遵畿南洞  
無厓兮新廟是作靈迟迟兮五行先水庶徵壽兮鳥策  
篆素蘊難究兮自今伊始絲大萬兮我

皇受之百王冠兮

自華前稿

卷二

七

文廟工成

聖駕親詣釋奠賦

臣惟古先聖先師之祀代不相襲其釋奠禮亦綱而弗  
隆自奉孔子祀學而先師之典始懋我

皇上心源揆合膺祚以來既以五詣文廟禋肇上儀越  
三十有四年春大成殿重修工蕺御製碑記勒石

又頒置周範彝器凡十司存粲如仲月上丁展駕親  
詣將事羹牆炳著日輝日新非彌文者所容儼已臣忝  
與觀禮念靈臺泮宮二詩本爲建學而作肆列雅頌而  
其義皆主賦故不揆叢陋拜手稽首爲賦以奏焉其詞

曰暹矣哉宗儒之闡釋也邁秩節兮習舞薦兮霞蒸藹  
兮風愍旣旣而祀倅游胥鼓營囁廟兮新之又新之  
皇曰朕時庸獻筆景爍之化轅精一之軌樹歲屠維赤  
奮若日在奎婁釋奠由是舉焉夫釋奠制基古矣尸象  
罷迎於義示略是同菜祭設薦饌酌趨告幣之秋將屏  
三兵之歛霍奉一獻以退儻孰警宗而祖樂師佐聖食  
遞隨降升四時徧舉尚春吉下春以宅中祀丁以汁文  
明月中日上丕顯琳爽此妣代章其用萬而姬家光乎  
舍萌也粵我宣尼吳綈佑師奕奕貌廟平鄉夙治迨初  
唐而改命緣國學而闢基有閭有櫺羅戟支厥後祧

白華前稿

卷二

六

旦素臣作配豈惟過魯而太牢用祠哉凡以炫籥翟奐  
鼎彝宗廟之美禮家所議庠且監焉弗臯也閭且蝕焉  
弗整也匹明堂之少陽洞豁闢乎其大居正也 國家  
騰精震維雷動響應咀修道之菁華敬右文之杓板倡  
首善於密都仰懿型於

列聖旣戢干戈而上靡以肆四姓旣澤詩書而舊林以  
蒞 萬乘百八十載於茲

祖烈尚矣

宗功競矣巍封晉五鴻名諱一聽奠初亞旨酒嘉粟上

梁二東雲瑞見商爰止屠乎揆辰是演仁術

皇御寓之三禩儀展寅述蒼然澹然睠縹瓦之麗廟堂  
孰與元吉在黃也翼而覆之若采鳥銜曜以軒鴉累而  
比之若金波瀉地以沕茫故其迢嶢博敞之圖窟窅瓌  
譎之模二軌竝入三塗肆恢崇教之坊徑時成買之街  
迹紆市樓翬夔庀其上材碑弗崩鎮其隅總總焉浩浩  
焉柔萬邦而翕若綿千齡而歸如古之陳勸飭材以因  
善剏柏梁火而建章起崇華廢而九龍抗直以虺竄颺  
飛礫積棘梗敷靡虧而弗成運靡衰而弗趾物靡替而  
弗興制靡陋而弗廣弗敝何造弗毀何新增燉踵華  
詔言公旬日十有七萬又五萬緡奉神啓遷迺有魯斯

白華前稿

卷二

十

王爾之儔曼立邪睨面陽負陰平準通雎周邈繚垣砥  
如甬如就塏去礧高者曾阿衡布九筵何袂振莠拱以  
枝梧兮宛交綺與纒連也抑榭榼塾店以傑僂兮儼革  
鳥與比鱗也闢綺疏而白間錯落兮卜端乾倪坤之利  
嚮南也夾丹廡而楨壤欽絕兮恍璇開碧樹之宇列真  
也珠龕瓊壘栗主位中厥十四族賢詰類從上植禁匾  
蔚藍青紅冠以奕赫之

徇壘週以蠅蝟之迴龍楹榜

睿製一西一東凡廟

門之涉嫌與闕有間者罔不夷考政典糾纏佞聰歸所  
云墓置守衛堂會百官末山比隆也已將勒銘者曳萬

牛遴秀英龍角圭穹覆亭厥司薤萋夔戒沐含意欲請

上蚤覃思究精曰吁咈哉道德爲虛位仁義爲定名朕  
無得而稱焉彼嵩岱不以槩媪靈川瀆不以槩渤溟挖  
宸藻四百有八十言炳懸日星庸 親詣乎落成則

有野廬埽涂掌舍設極青旗綏綏倉龍孔阜啓軫東華  
北雍轉僚令鼉不塵踰趨載道廩乎凌兢濯乎濯漢蓋  
帝車未洊乎坦墀而海榦之席候止輦而祇步罇鐘宣  
間衆奏帳翻立干戚授六變叶成六清敬俯厥有露文  
山文蒼姬所鑄宮宸楯園侈弁異受羌璘瑞而搬駮或  
駢坐而綉繡捫怯留爪呵若滴乳校嚮之敞闕里者數

白華前稿

卷二

三

迺倍之器唯舊焉盼諸祕府寘諸禮囿曩以充玩儲茲  
以備討筮自堂歷階囂濯告具凡我執事觀禮罔後先  
是誼聲誕馳朝野慕思執膺所與若仍若來上公爰率  
家寮暨西氏子姓賈明陪祀

皇帝舍幣飾燎穆乎禋寅置見聞而灼知是以宥密緝  
熙而昭文昭度之故抑已微已記曰禮時爲大宜次之  
稱又次之有殷馨宗周曰辟靡斯饗斯飲實惟射宮表  
架裏渠湯流環淙辨其定位則郊西國南之易方考其  
立義則積壅明和之聚訟會言臣言沼璧者申 命禮  
官考藝折衷維所以與民更始易知簡從油然而然宙

合偃風人徵大昕之鼓家伐於論之鐘本端故不循其  
末道合故不慮其分也且釋奠之故通六而立學訛醜  
特居二焉蓬婆息旆葱山拓地繩

武朔漢森羅斗字貞師吉於嘉絲洽良成於邇畿觀者  
固心知其義矣至如立學伊始覺器用弊所司攝行天  
子徐至聖豈必未有運豈必必世然猶踐登歌之序揚  
皮弁之華胥鬢胥儼烝熏黍稷其治謂無以加焉矧

聖者先後節符而恹於宮牆丕煥時釐懿典之巍莪者  
哉悖道享德云何不欽厥明勇緒講筵傳心臣獲觀禮  
推杼頌音臣思樂辟離惟

白華前稿

卷二

三

帝澤宮光所崇今東家衍商流祀玉筐牖生民今道傳  
著統我

皇述孔誕天寵今歲已加丑作新貫舊邁芹茹今以視  
林廟車服儼眈他有耀今舍奠

帝臨邁古曠今德與參今

曰爲君象以八月會壽星之次而壽星之見適符其時爲

皇帝億萬壽協應蒼緯斯有慶已臣又案歲在庚曰上章許慎謂義氣上升萬物畢生在寅曰攝提格高誘謂萬物承陽而起司馬遷律書謂庚爲陰更萬物謂寅爲物始生蟠然班固志謂敏更於庚引達於寅說各不同而主陰陽汁龢氣序通正一也是以萬物得由其道則詩由庚而建人統者必御寅今幹枝交會適洽周甲聖辰訢鬯作成週環至萬億億年宜建顯號坐明堂受圖籍納職貢哀對六幕榮鏡尊親奚俟它日然而

白華前稿

卷三

二

天子坭安安之德履巍巍之功讓善

璇宮謙尊

逾光陶虞子姬以來負乎末由聞焉臣伏見漢司馬相如班固唐柳宗元之流剗華揆藻各著符命頗効忠孝顧其事夸而非實辭麗而近諛其主弗克承難傳趨於後誠未足仿

上儀之萬一臣忝侍從遭際

到隆宜有徵述不揆禱昧任質謬文一篇略毋溢嫩謹拜手稽首以獻曰

鳥奕哉真符之闡繹也古天靈鏗岳愷胡洮之世迭辟繼道對元陳樞以立易威亭品其形棣通其氣迺挺桐

萬彙光際無臬。是以旋復之提。龍興鸞集。建太始之元。鈞環轂轉。君有五期。爲世億齡。蒼牙黃軀。瞠乎後已。何論姚姒。或者稱五帝任仁義。三王任知勇。濬喆之誕。必合靈契。故里社鳴。聖人出。黃河激。聖人生。玉斗金篋。儲算賜齡。若壽區若水。成紀龔山。樞紐薦符。翼房顯耀。尚已。至夫玉英紫氣。七鳳五麟。神光異香之貺。苜花芝葉之莩。亦往往稱引符瑞。涓金鏡綬帶。戚里進饋。結絲露囊。土庶贈遺。醇酎宴樂。張慶令節。嘏嘉祚於元命。延洪庥於昌期。斯推輪乎。推惟

鍾叡。坤紐闡禋。神動天隨。用騰華乎震維。叶千年而啟

白華前稿

卷三

三

運馭三統而居尊

列祖

列宗重光累洽。錫羨顯統。蘿圖席亨。三靈泰焉。繼序維

皇體真得極。暉昌

五朝神運。四輿印鳴乎背陽

報德常羊號通之維。俛屬乎空桐丹穴。太平大蒙之紀。丙明炳而辰振美。斯

龍飛所由建元也。主鬯肅若

郊壇必親。繩鏐鏤琥。肆秩無文。縮酌侑醴。升歆

九廟。以致福受釐。而天下咸欽

皇帝之誠介社

斑闐。驩臚萬國。瓌火絢采。昌歎

調饌脩序。冲景波縹巖館。服定省清溫之行

頤性時泰

徽施璆檢以莫不增而天下咸景

皇帝之孝農祥分鷹卽康功田功四輔雖登庸調時猷  
田賦膾積蠲普六寓至再而三猶恐泄邇而遠忘也蜚  
麟蜚鹿占天目告習祥稟載時邁河宗執璧骨母順軌  
牡棹午貫康度地助升敷教之臺風人雨人溥將十賚  
灑灑乎寫佃聞谷罔弗荷龍銜之照而天下咸戴

皇帝之仁經緯陰陽鉤澠河雒融運

睿藻章倬天

漢壁府熒華奎躡富製迺釐定載籍冶埴百代甄鑑謨  
典以圖禮器采鐘臨江琢琯和闐考律中聲元音允讎  
而天下皆述

白華前稿

卷三

四

皇帝之文參旗遠揚義征不諱蹴邛籠摧滴博躡天山  
弁濛汜盪雷翥以爲池平阿禱以爲田渥水徠駒玉河  
輦琛蟬封紆緜翎侯拜牙迎曦貫鬪易於策芟筆而馴  
羈馱雷屯則壤鑄泉通賻計越經躡殆數萬里而遠而  
天下咸震

皇帝之武數者得一足以統和天人聲溢宇宙招致貞  
符而

皇帝綜之猶且績無逸訪未央殿最定銖鑑刑賞辨豪  
髮日慎一日匹諸重曜屢照而彌輝二儀久運而益泰  
傳曰王者必世興仁丹書曰恭則壽然則宵雅之肄天

保召虎之祝萬年允宜 今日金雞酉仲宵蟾且中旬  
有三日南極朗於弧南占曰壽昌係誕

聖之辰撓甲至是周焉先是諸王公卿岳牧庶尹僉爾  
而進曰

皇上欽若乾序煦壽景屬久道化成茲者璇璣肇紀貞  
復起元萬寶穰穰烝黎訥訥羣臣願以次獻兕觥攄曝  
忱檀林菊部咀饌熙景增綿洪算羣臣幸甚

上曰於咈哉朕夙夜祇愉懽懽承

皇太后歡以天下尊養三十五年矣克迓

鴻貺

歲重光單闕天地見於復

白華前稿

卷三

五

慈寧綏介八表朕將率中外王公佾藩寮案舞綵晉觴  
祇上 徽牒與天下普仁壽而緝純嘏母以朕生

辰勸歌頌弛職業於是

賜醺元正百工聯席玉靈

綴華陽旭冠珥瑤甕在祀嘉樂具縣

聖母之惠示焉賦免九圍俊登兩科

鳳紀增錫齡

之帙句圖空貫索之次

聖母之澤播焉導掖

安輿展謁

神闕九

十九澗東西最宏肇秩殷禮載篋

慈航循廣瀛迤延於左輔棄陽敵讎

聖母之禱凝焉至若闈耆胖樂泐傷曼齡薊士大耄喁

鳴觀光旌閭增秩而歌鹿鳴者左右史簪管弗勝錄焉  
夫妙合貞元景運也  
慈暉雍豫神契也諸福璣

貫保佑  
命申殊祥也恒言不稱歸美  
思

齊懿德也昔華胥之啓春皇安登之昌炎精符寶之誕  
帝軒星娥之毓小昊慶都兆三河之觀握登衍重華之  
祐修已感珠薏而文命探苞簡狄得瑤筐而武湯協祉  
祿祥履武徽音京室是皆仁施垂裕宣光毓聖而彭鏗  
斟雉止進祁嶺鱗魚篇晏弗述文母意錫類不匱雖上  
聖猶有缺與彼蕙莆生廚跌蹄遊極三足鵝樹焯炫丹  
勝以擬  
福紀常物稽之故云云亭亭侈陳封巒鄙

白華前稿  
卷三  
六

禾里黍厄言詭譎固  
聖世所撝屏乃宣尼言仁者

樂山而壽巖巖魯詹錄注長生玉策金函探迎

鴻禱又烏可已哉

聖日方中  
愛景昭融資元自東壽於岱宗

恭慶

皇上七旬萬壽文  
原紀一  
首謹序

臣謹按五絲曰繩四繩曰紀自紀積算浩無既極其在

泰古攝提合洛諸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子孳紀天丑

紐紀地寅演紀人一星紀十二年洛疇敬陳以歲月日

星辰歷數爲五紀史臣統言動而記之亦謂之紀紀之

體繫日繫月繫年，年日引日增，日多而日長，遠今

皇帝御紀之四十五載，珥釐翼祺，延洪羨衍，軼曩紀倍萬，每上章壯月際。

聖旬壽史牒大書，茲又加子舉朝爵土案邈，至萬邦黎獻，革心面內，植髮頤鼻之長，黃衣冠之師，告瑞應曰：子者陽德所起，萬物渾敦，渾敦渾頓，混淪昆侖也。庚之言剛也，物至秋堅剛，又年齒曰庚，申命令曰庚。

天申命我

皇上大年年之旬必以庚今紀

壽旬七若方剛然

若蓍會在子則混元始資於易卦爲復復之先自十一

白華前稿

卷三

七

月朔五月凡七閱月陽道純健故其復不計月而計日茲歲紀如是

聖壽七旬猶七日之復如是是運世之本與天道之動以順行敦復反復確然示人指瞻已古人臣受恩於君無可報稱類以壽考抒祝如天子萬年天子萬壽顧不詳上壽之禮與其日漢之上壽在元日李唐後始慶生日朝野協洽聖節載煒

皇上頤葆冲邃弗受方賀然雍容揄揚下竭忠孝上美功德斯義甚大若周書以殷中宗高宗享國之久歸之畏天命用法度勞稼穡小大無怨誠究極之論也孔子

言知仁樂壽正義以成功得志少思寡欲明之此物此志也然於

聖紀繇茂之由猶未當百分十也封禪典引貞符之文雖稱於後侈而廣之百有一當哉臣珥筆稍間循唐韓愈五原之目譏原紀一篇而汁諸音原者察也推其本也故臚舉福應而以道德之旨爲之旣其詞曰

耆有優游泰平杖鄉國之年厥躬康彊逢吉嗣昆話親戚召比鄰撰履從後祝餉導前光爛屏障填膺佩銀甚者騰臚官授弓璜司存給扶入朝耀首組綸蘭橈桂栒仰縣奎文煜煜焉轉轉焉僉心稽目數以謂飲鄉之碩

白華前稿

卷三

八

賓結會之老人備洽慶辰亡乎禮者之禮也矧

聖人踐九五之位躋五九之紀屆

七旬之算送萬

方之喜參矐羲陽合量乾始盍與敞密都居總章班父

間稱兕觥升臺萊之歌無期無疆語曰岱華不齊質於

埴培渤澥不同度於漂漚壽爲福首載錫在疇生民芸

芸端倪未祛九頭九龍年億萬餘然甚遼昧若金天之

遶虹渚平陽之麗斗樞若序書之斷唐虞

國家肇基

大東敦龐淳風仙果爲之孕涵靈鵠爲之遶護流融聳

結稟粹太素故不數千之衆不淹刻而殲明四路也雨

夏告宅至和晏溫

皇祖愬嬰武者之弗肆於勤嶺越畱幹河沂伊遜五舍  
十舍接哨木蘭周法

御帳就撫日蕃綱茶配餅

筓布束端牟呼蕭鳴之牲院谷豕毛腫背之畜填山名  
雖寓於避暑

謀實切以貽安灑壑松其爰若日

三朝者

聖孫講德祕館游藝期門於爍哉

諭教至早神

器甚重不懟悚震動

皇旬歲之始而磐石措區寓屏蠻牖系統三十六景之  
表所由茗茗窳窳紀

祖恩卜堂棟也故曰位惟大寶壽必大德數以十成日

白華前稿

卷三

玖

以七復遐邇外內仰

皇上六旬聖節至今若乾象運旋而鑿度建極若離象  
貞道而光景曜昔滴博蓬婆狼子在山異蛇雀之知報  
效蛩驅之比妖然而丟烏不足固札達不足患薙芟種  
類申傲衆頑視拔達伯克之傳檄一擒一斃而大軍愷  
還向校七略勗繕四部經史子集定方置庫錄一字而  
受裁歸三閣其分布討淵源於津逮粲大文之神助然  
且體創而全韻聯製鉅而四集奏視繕修繕頌史廿

經六文醇文穎圖志綱目映奎壁之霄躔仍好學以爲  
涵佳每維揚域辨江浙鹽官有塘潮吐土齧茲者 咨

覽乎龕楮之疊培壘乎薪石之竭徐方南北清口西東  
陶莊醜渠待昭衆龔圖曲直之黏黃循庫高之

標紅及春決沛淫淫溶溶視五壩之水誌挑洒之木龍  
一補斯偏二賴斯永又加以豫壤之再平淮壩之五幸  
且夫正供四方成賦三等寅歲 賜蠲後庚先丙自一  
再而至三俾限年爲分省觀編審之不議行思戶口之  
不議增艱難天造赫我

前寧周宗祭畢漢葉上陵不數不疏而 三駕典不顯  
不承而百辟刑觀

祖制之典有必赦思孝禱之類有必錫崇實去華繫道

白華前稿

卷三

十

升降迪躡蒙士衆流挽滄頰者芹靡者鼓解者省會者  
部莘莘踰險河漢黻黼觀恩勝之及今而五知 壽

考之作人而普禮時爲大次宜次稱冠服攸昭寬哀不  
競圖器物而司存解國語而訛訂亦給涓除孽共陰林  
罪雖減於漏師誅或延乎刑劇殷鑒匪遠陳泰阿戒倒  
握觀訓討之胥本 鐵牌知習尚之當守

臥碑加以璧琮升崇 輦步酌宜惟脊勞而後篤恭以  
循上儀也穰金饑木汎舟出穀惟振貧而後保息以留  
上熟也頌圭券鐵釁 予昭雪大報功而亦以睦親對  
謨烈也效節勝朝直示勸褒並憫忠而亦以定義準名

教也封章驛賂肝晚 批諾論事同而因材實各大小  
法廉讞疑趨趁決幾獨而采聽克兼聰明睿知足以臨  
位祿名壽必以得收收純純祇祇翼翼假而穆居清靜  
誣引符命視勤思爲屑瑣目英斷爲急短細旃廣厦狙  
其安嘉露甘泉陘其盛人天放梵涌其壇魚龍曼衍擁  
其鏡錦錯城而霓懸燈列市而珠映南任北休之夷尋  
檀角觚之倡戚晚獻鏡寮琛繫囊沐日浴月百寶耀藏  
案南山使掩豆釀東海使置酎美矣茂矣古之隆昌聞  
稱壽矣曩土扈之徠王悉蒙古予壽覆會

聖節之週甲趨靡遠而弗究繇繇黃教巢宗受治比於

白華前稿

卷三

十一

祇正泰濛極西維

先聖發祥其一敬關觀耿焉維

後聖介景其一奉表延頸焉禘徧袒糗青稞涉戈璧揚  
法螺候吏接待待名王問訊嚙嚙戢戢蕃長時觀羔跪肅  
承寵頭競進受摩頂之片詞等錫馬與襲袞自遠自近  
羌螻轉於塞垣旋膚集乎 行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聖人柔遠夷者爲奉天無私非爲其誠介釐也救佛號  
者爲因勢利導非爲其神設教也彼演揲轉經之宗旨  
孰與無逸書屏之符揆波旬刹那之避退孰與元貞展

運之際會辦香織罽之納貢孰與夏璉商瑚澤手彝重  
搖箎卷角之操音孰與鑄鐘特磬順耳雅愜而顧優而  
柔之烈而噢之誠揚

聖祖收喀爾喀之烈以爲烈納達賴來歸之心以爲心  
也感神至誠天道益謙興慶與聖掌故詎堪於斯之時  
下噏喁而迪慶

上冲泊而引恬澹乎黜浮淵乎保泰屏芹曝之獻施雨  
露之沛級百僚禰祖逮秩百神岳瀆對肄薄膏富大賚  
師儒厲工商惠贊幽明福中外架七十而自從椿八千  
而莫大人見者憂勤惕厲之可錄而不見 恭壽之銘

白華前稿

卷三

三

丹書人見者淵虛冲漠之已甚而不見 靜壽之訓魯  
論爰乃弧南蘊精爲章

帝庭蕭斯湛湛多稼告成白鹿擾圃鸞聲鶴聲五老一  
詞九老千祉海湧會於華嚴山達呼於嵩野惟民樂之  
大同

皇風以純嘏曰德動天曰天眷德 德斯安而若勉  
天常健而不息巍巍堯則舜曰協華我

皇德煇斂福用加曰萬有千歲正位凝命享眚長世曰  
博厚高明悠久也

乾隆三十三年直省鄉試屆期禮臣以雲貴考官請臣  
省欽奉 命同御史臣孟邵典貴州試伏念臣江左  
單寒學識膚聞乾隆二十二年恭逢

聖駕南巡以諸生進獻詩賦 召試一等第四名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二十八年 朝考第一名進士

改庶吉士三十一年散館一等第二名授職編修旋充

庶常館教習本年四月 御試翰詹一等第一名超

擢侍讀 恩准 京察一等十餘年來疊以文字受

知珥筆編摩媿渺報稱茲復

命司文枋感悚滋深謹與臣劬駢駢戒行克期入闈自

白華前稿

卷三

十三

監臨官以下肅清內外罔勿協恭爰進學臣所錄士二  
千一百有奇三試之臣省欽臣劬謹率同考官告虔研

校中舉人副榜凡四十八人其間拔貢副貢歲貢六人

廩生三十六人增生附生各三人謹擇其文之不悖義

法者二十篇上呈 御覽臣竊颺言簡首曰我

皇上德博道光萬邦學子仰被

天文咸自被磨振拔以與乎久道之化比來諸科審音

律之學嚴磨勘之制諄諄

天語凡爲文衷以清真雅正士生其間慮無不厚自奮

起冀以鳴 國家之盛凡與有衡文之責者旣奉以有

準繩而或者謂黔地褊僻其人文難與他省較顧瑞芝  
無種而榮甘醴不源而涌民稟五行之秀非擇地而始  
降以才矧 朝廷教澤之所涵濡與夫父兄師友之講  
肄致之非一日被之非一二人范史稱牂柯郡人尹珍  
從汝南許慎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迨至明初  
貴州就試湖廣宣德間改就雲南嘉靖十六年始置本  
省鄉試而中額止二十五名 國朝設科肇自順治十  
七年厥後額遞增減蓋自雍正元年以四川遵義府五  
州縣及湖廣五開平溪清浪各縣衛撥隸之兼撥解額  
六名人文日起漸臻乎彬郁之觀而土瘠心善之徵復

白華前稿

卷三

十四

爲之斂攝其志氣以幾乎同風一道之美 臣等扃闈齋  
事祈嚮乎清真雅正之歸以爲多士的合已薦未薦卷  
反覆檢勘竊以言者心之聲文者道之華彼倍乎道者  
無論矣其言之不倍乎道而不參之帖詩對策以覘其  
涵泳蘊積之深淺則詭得詭失而亦無以杜弋獲者之  
倖心當夫決擇旣竟取其及格者而觀之縱未獲與京  
畿江浙諸省爭長而體要具存言悉有物斯以信

帝德光天之下士之軒裳鼓舞於不自知者無大小遠  
近一也易之賁卦以剛柔相交爲文其上九一爻疏謂  
質素而不勞文飾故曰白賁无咎以黔士之佩質少華

宜有合乎白賁之義而詩書禮樂之教沐浴至深則象  
所稱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莫大乎是臣恭承

嘉命忻觀風氣之日開而多士幸際 休明勉自丕振  
於以蔚爲國華導揚上治是又臣區區將 命之下

悃云爾

### 辛卯湖北鄉試錄序

乾隆三十有六年辛卯夏六月禮臣以湖北考官請得  
旨命臣省欽 偕編修臣黃良棟 典厥事 馳征厲懷如期

抵境監臨提調監試內監試各官綱紀肅清襄事有恪  
乃進學臣所錄士四千有奇扁闔三試之臣省欽臣良

白華前稿

卷三

十五

棟 謹率同考官齋心研校得士四十有七人頁成均者  
九人既發榜錄四書經義十有三篇論一詩一策五臬  
梓上呈

御覽臣以例颺言簡首曰制義代聖賢立言而盛自明  
代張居正主會試程墨蕭良有會試元墨石有恒鄉試  
元墨於楚爲尤良逮我 國朝人文輩出而熊伯龍劉  
子壯之交傳世百有餘年我

皇上釐正文體指名嘉獎以爲師儒風厲言文於楚譬  
以挹水於河宜也且文猶水也楚之望下逮沮漳而江  
漢言廣永者其源委異也導漢自蟠冢而漾而滄浪而

潛而洩至大別始入江江源不始於岷自嘉州合沫水  
敘州合馬湖水瀘州合內江水重慶涪州萬縣合嘉陵  
水黔江水開江水夫然後入峽峽之下受洞庭至鄂渚  
漢水入焉又二千餘里入海荊州無海而海故江漢所  
朝宗假令飲焉而不知源測焉而不知委日見夫大波  
瀾小波淪直波徑滂薄洶湧洄折萬狀相與望洋阻歎  
而有識者蚤目笑之制義雖小道其源必於六經放乎  
古大家名家而後獨有以自見臣三吳下士困子矜者  
十餘年猥以奏賦高第蒙

恩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涖成進士 朝考第臣第一

白華前稿

卷三

六

散館第臣一等第二

御試翰詹人員第臣一等第一 京察再第臣一等廩

臣書局師臣芸館廁臣講幄自惟詞賦謏末濫受

主知至發題決科臣固試於鄉而屢擯矣然且疊荷

鴻慈戊子充貴州正考官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庚寅充

廣西正考官今年春充會試同考官茲復典試大省四

載之間五膺 任使臣何人斯拜此 寵遇計惟恪遵

諭旨以清真雅正爲歸且由其言或可考其道覘其人

卽其人未可知而區區之心不敢以不慎不公稍負疚

累決擇旣蕝其文大率無倍理無佹法無支離鄙俚之

辭而又非以平悞浮滑者。憚磨勘而苟且塞責。蓋國家景運宏開。光華有煥。我

皇上作人成化。不期然而無不然。此非楚風所得私抑。非生是鄉者之有先達。是師而能致此也。臣幸遭遇之榮慶。文明之盛。而拜揚其大要云爾。

己亥 恩科浙江鄉錄後序

乾隆四十四年春

命舉萬壽恩科鄉會試。夏六月。臣省欽奉 命充浙

江鄉試副考官。謹與正考官侍郎臣王杰 戴星抵杭。入

闈襄事。遂其文邀達

白華前稿

卷三

十七

御覽竊颺言於後曰。文章之升降。氣運爲之。氣運則教化之所爲也。以一人之文而言。言以聲心。察其言而人可知矣。以一時一代之文而言。言以通治。審其音而治可知矣。我國家延洪淳固。覃福縣寓。開科行慶。屢見紀牒。

皇上御極之元年。暨十七年。二十五年。三十五年。疊舉茲典。而三十五年前。竝以推慶。

慈恩昭不置也。子思子言舜之得壽本。諸大孝。孔子言仁者壽。壽之本在孝與仁。仁之象在教化之浹洽。臣備員史館一紀有餘耳。其間三校會試。三主鄉試。而視蜀

學者五年焉。黔之文不逮粵，與蜀。粵與蜀之文不逮楚。臣固心數而識之。然綜甄既竟，其倍於道而支離詭僻，以爲工者無有也。兩浙淵藪，人文旣富，旣教存神，過化加以巡方之屢至焉。我

皇上以仁益壽，天下之士庶際

皇上之仁壽而浹洽於仁，故推求本始，惟仁孝誠敬治天下。如指掌者，有以與於斯。如第以爲壽考之作人，卽義有未盡也。臣學殖蕪陋，屢躋鄉闈，幸以奏賦得與會試，洎成進士入翰林，試古辭賦，蒙恩兩置第一。一置第二。今春試四書文及詩，復置第一。臣之與試忝同

白華前稿

卷三

十八

官未有之榮。臣之校試深懼有司不公不明之辱，協恭將事一月於茲，冀以錄雅黜浮，存真別僞，其審量在豪釐累黍之微，而其鼓舞不知在械撲菁莪之大。鬯沂仁風，遭逢何幸，惟願與多士交相祇勉，凡爲文與人庶幾於道之百一而已。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賦論 詔議御試作

以上

精理亦道心賦

遯寸心之建極。統萬理以聚精。澄珠源其肆映。對金鏡而交瑩。輝輝太乙之宮。握神圖於不見。蕩蕩由庚之路。達帝載以無聲。逍遙鶴鷺之姿。塵根不染。淡沱龍脣之響。雅蘊同呈。故廓六季之淫哇。第覺蠖蝓畢淨。而振一門之才藻。還教蠟鳳先驚。稚王僧達之答顏延年也。眷跂崇情。破除俗軌。重文府之聲華。抉道心之宗旨。雖魯

白華前稿

卷四

一

連逞點曾未足以研精。而荀子引經頗可因之析理。若細緼而化以醱。若肯綮而審其止。若木金水火之應於星垣。若原隰山川之察諸地紀。詎假國工之琢。圭角全龔。非關園客之纒。緯經悉揣鍊中和而爲質。惟精也刮垢磨光。裁狂簡以成章。惟理也揚葩散綺。窺奧義而畧測其由。敏元談而莫名所以。言剖道機。言尋道脈。上契胚渾。下遺糟魄。傳來薪火。同月窟以揚輝。奠就靈臺。鎮天根而作宅。爲問源頭活水。知晝夜之如斯。試參靜裏工夫。密保臨而抑亦。樹黃庭之主宰。別具靈竒。探赤水之機緘。無勞紛臚。故舍暇所以就瑜。而去膚所爲存液。

既罄冥摻兼資幽討遊神乎太始合志於太沖之  
道以有物而混成惟不脫而善抱虎皮坐擁訝疵類之  
交泯塵尾揮將洵秕稊之必埽下霏微之玉屑已看浸  
潤光晶吐綿邈於冰蠶始信文明黼藻至若周情穆穆  
孔思愔愔啓乾坤之臺籥攬元會之蹄涔彩煥珠囊一  
畫洩苞符之象燄騰玉燭五行協調變之心道與心而  
自永心入道而常欽括十六字之淵源帝廷執允陋五  
千言之文義元教鉤深是惟我

皇上心秉道樞治開皇路綜鳧山騶邑之藏訂鹿洞鶯  
湖之誤返浮虛之結習崇有爲箴斥任放之清言觀無

白華前稿

卷四

二

是悟圖書既五位得中雲日則萬邦起慕臣也槃叩貽  
慙管窺滋懼每笑海濱黃鶴僅遺燕將之書爲迎江甸  
蒼龍媿乏罰才之賦

八軼影賦

緩遺事於詞垣記唐賢於芳札披芸閣而香凝振蘭臺  
而羽刷奉北門之批答鈴索輕搖忝東掖之追陪珮琚  
徐戛玉堂端暇指喬木以蔥蘢瓊闌蕭閒喜新鶯之圓  
滑按數番之僚直盡教臥擁青綾典一代之絲綸定見  
文呈黃帕趨鶴禁者蟬聯候鼇扉者鴉軋彼賦質之疎  
曠昧在公之必勅芳時宛轉漏荷露而遙聽逝景悠揚

印花輒而諦察。對三廳之判。斷竿影逾三。遲八座之趨陪。鸞聲候八。夫其國工治埴。巧匠司埏。狀較殊乎覆瓦。製獨貴夫成甃。細逆苔紋。錯落三臺之址。勻堆花朵。依稀五鳳之年。當鬪角而鉤心。金鋪配色。泊右平而左城。玫砌藏烟。乃有官稱學士。院號集賢。子夜挑燈。未起封章之草。辰樞撤炬。或攜歸院之蓮。方逍遙以宴起。竟在苒而高眠。堂啓中央。漫說條冰一握。天臨尺五。渾忘禁鼓三傳。寸景晼晼。早挂闕門之表。分陰曖曖。交馳閣道之鞭。思入林而其把。訊御奪其何緣。細旃廣廈之閒。銅鉦照耀。值長日小年之候。珠晷流連。臬有八焉。方依

白華前稿

卷四

三

除而皓若。舍惟八也。儼界道而昭然。時未屆乎旬休。似厭鸞坡之直職。徒糜乎月奉。誰憑鳳諾之宣。由其禮絕。遭逢事稀。朝請居館職。而多疎點。班資而是領。弄清輝於篔簹。已消野馬之塵。停美蔭於高榆。必記隙駒之影。奮燭龍之宛宛。粉籟春多。馳赤羽之沈沈。瑤階晝永。彼萬錢中選。固推著作之才。卽一斗標衡。亦列清華之境。痕澄鴛甃。敢蒙汰礫之嘲。彩溢螭坳。愈切揮戈之警。何以城非不夜。幾將卜夜爲期。殿是明光。罔識依光可幸。是魚膏號懶。不無尸素於詞曹。豈鴛性多疲。因致蒼黃於祕省也。且求衣者盛代之隆規。待漏者侍臣之常務。

雞壽唱曉。火城則一道先行。魚鑰沈宵。玉珮乃千行。徐  
度。奚布席之來遲。作翰林之掌故。頒來黃票。須近藜輝。  
引去朱衣。詎霑槐露。聊其休矣。早移一綫之陰。子亦來  
乎。卻爽五甄之數。此際身依北闕。競傳日影之占。當時  
名冠南宮。枉奏日華之賦哉。

皇上香品彙而甄陶。觀元會而推步。松楸下崇儒之詔。  
柯亭既雅。近蓬池。芝軒勤論古之思。劉井亦舊多珠樹。  
微臣慕昔賢之蓮鏡。陰計寸而必爭。效薄植之傾葵。道  
方中而永固。仰華屺而徘徊。勉馳驅乎先路。

擬張華鷓鴣賦

白華前稿

卷四

四

凡涵生生之性。多欲斯擾。冥營迺恬。語曰。鼯鼠飲河。不  
過滿腹。鷓鴣巢林。不過一枝。余樂全理。照眷是鳥之巧。  
於自衛。瞻於所止。爲賦之云爾。伊末禽之陋體。昭漆園  
之祕經。欣鷓遊。其有託矢幽通。以自理。謂遷喬之非智。  
嗤遶市之失靈。以時以栖。葭亂翳。翳黃舌。謝調繡。膺遜  
績。起不外枋榆。實不登俎。魚不爭食於鶩。鶩之場。不角  
雄於鳩。雁之隊。脰不染而黃。脂不竊而肥。有雌曰鷓。具  
雀而微。于茅拔秀。葦若依澤。雉飲啄之。鬯山雞形影。  
之疑。鸚鵡以言見繫。孔翠以文被羈。將俛仰其共適。惟  
沖泊之允資。物各有巢。不惟斯鳥。蟹腹之巢。蛭孔多蝨。

鹿之巢螟至眇苟利用而安身詎力微而智小故夫齧  
冠山而林鯤垂雲而發縱神輪尻馬之觀析蟲臂鼠肝  
之窟含渾淪而具足藏芒末而有餘儻容膝之堪寄藪  
焚林之是虞殆無求於斯世庶長保夫故吾用盅貴廉  
匪采獲吉眷先軌之誼嘉脫時網之蒙密彼物類之抱  
知寧吾徒而鮮質夫其舍和導淳游息樂羣仁也奪窠  
雖利埒荼斯勤義也黃裳表體穀似爾于禮也稻梁弗  
嗜網羅克避智也拚飛曷引桃蟲肇允信也備茲五德  
以遠百害蠚蝨之軀卽小喻大有巢氏之風非不可與  
居鑿羽蟲之守晦毋以人而不加

白華前稿

卷四

五

經義制事異同論

經者聖人之心也王通曰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  
龜蒙曰六籍之中禮詩易爲經書春秋爲史史近於用  
經近於體然體用不能相離經之義足以眩舉史事以  
霍光之事業而有不學無術之譏以趙普之機權而託  
爲半部論語之語言制事者舍經義而何以爲治哉五  
經博士之名漢儒林傳以爲立於武帝然伏生申公韓  
嬰以詩爲博士則在文帝時轅固生爲博士則在景帝  
時宣帝集諸儒石渠閣辨論經旨作白虎觀通義此經  
義之名所自始授受一源家守師說至春秋決事比之

類引經折獄尤多佐證經義既昌治亦近古其後清談  
誤國象教復起所謂經術飾吏治者不恆見焉趙宋取  
士有九經三禮三傳諸科海陵胡瑗被薦與修樂律既  
而教授湖州設經義治事二齋以矯辭賦進士之習經  
義齋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則邊防水利之類  
人治一事然後兼治他事諸生往往取高第適世用太  
學中仿其法行之宋史旣書其事朱子亦編入小學中  
張氏載至以湖州學發策試士夫宋儒說經每舍名物  
象數而專求之於理然形下之器何非形上之道而道  
之見於事者尤宜斷之於經瑗於經義曰疏通曰器局  
白華前稿

卷四

六

則窮經致用之意原不欲以訓詁章句終老陋儒其流  
雖異其源實同倘斷斷焉分茅設叢二齋若不可以通  
則所爲學者非學抑所爲教者非教矣是故讀書者明  
理之資尊聞者行知之本古容有未嘗學問而遇事多  
合乎義者此則稟受特殊而間世要不數遘也此瑗之  
所以爲善教也夫

心爲太極論

太極昉於易繫辭自道家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  
三五之說唐明皇製序以行而陳子昂感遇詩先有二  
太極生天地三五誰能徵說者謂三五之說本魏伯陽

參同契卽陳搏所刊無極圖亦相傳以爲祖述伯陽至  
周子作太極圖說而其理昭然復明第太極自在吾心  
心之神明綜括萬有非如煉神還虛者比斯邵子所謂  
心爲太極也蓋合性與知覺而有心之名其體至虛至  
靈湛然在中而萬物皆備舍心而言理理卽散而無歸  
舍理而言心心卽蕩而失據夫極者屋脊之棟又天有  
南北極嵩山當天中極凡中央皆曰心而心在身之中  
譬猶棟之於屋辰之於星範圍焉而不能外試求吾心  
之所在而太極在焉故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或  
者謂心無體無方太極無形無象故言心易遜空虛而  
道家者流遂以無極太極輾轉附會不知天下無離心  
之理亦無離理言心而可爲太極之理是故卽心卽理  
者聖神之太極也因心見理者大賢以下之太極也學  
者於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之旨逕庭之而河漢之  
將吾之心不可得見而太極或幾乎息矣書曰建中於  
民又曰皇建其有極建之爲言立也中與極皆理之至  
焉者也天地未分以前則太極在天地而不在吾心天  
地生人以後則太極在吾心而可塞天地人者天地之  
心人心者天地之極至於具衆理應萬事浩然無所不  
充釐然無所不貫而能事不已備哉學者毋自隘其心

可也

擬聽鄭冲致仕詔

太傅冲執德醇備秉行恬潔在公夙夜以光輔國家者六十餘載三事淳登屢聞坐論縣車之齒遽及故劍之思詎忘書曰人惟求舊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朕念此惻如也越在往年引身告返維仔肩之永賴戒祖帳之弗遄請命再三冀遂初服朕雖涼德其敢曰臣行意君行志哉尚以壽光公就第禮賜几杖用滋山水以格天壽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三司大政事仍就咨訪太傅其明受朕詔

白華前稿

卷四

八

擬泉法疏

臣聞周官禮外府掌布之出入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流行無不徧也泉利於民而利之所藪未有不叢其害此非泉之爲害而法有未清故也夫泉之權馭於上而後能流於下物有輕重泉輒視之舍是則下無以共上亦無以御觀古珠玉金貝日中胥市迫鑄銅之令興而非人所掌獨擅利便然而山澤之民藉作姦隱規模肉好紛如異制毋乃民狃於法而亂者不可止歟道奚由善昔賈誼諫私鑄錢以謂事有召禍法有起姦以收銅勿令布爲先則博禍除而七福致夫民之好利

如水走下爲上者慮無不禁之禁之而法有未立則煩苛東溼民亦日陷於科罪而不知故曰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則使民因利而遠罪者泉九亟也農工商賈多矣種粟以贍天下者農耳餘皆制命於泉也通都大邑之間一日廢泉則困而負耒之咤未聞以乏食墮者則泉以幣不若幣以粟米布帛之爲善也人安於泉之幣幣以粟米布帛則不安在上未有以令之也夫驅天下之人而習於農鹽天下之農而習於私錢其爲利害雖至愚亦且知之鑄錢取銅鐵歲役數十萬人役舉本荒厥耗無極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縱不能廢泉白華前稿

卷四

玖

不以幣而害擇其輕惟是輕重出納俾權不下移泉府之司圓法之立四銖五銖之遺徵貴徵賤不泯厥規阜國康治莫尚乎此雖然此亦一時補苴之計云爾法令之用古今異宜積於上而不散則病民壅於下而上缺於供又病國以泉之爲利而積而日趨於弊臣甚惜之不知所裁言惟聖擇

新疆屯田議

臣惟勒兵而守曰屯而以兵留屯實自漢昭帝詔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始至趙充國條上十有二便而其制愈昭魏晉諸朝所屯在許昌襄陽臨淮諸地唐制諸屯

隸司農寺者五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五十頃爲一屯其屯官取勛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充之然此皆境內之屯非邊外之屯規制雖存聲靈未震洪惟我

皇上德威遠播底定西陲凡準回二部拓地二萬餘里臣其人籍其版舉往古羈縻之州都護之府視之直如內地而又抗扼形勢築設城堡以官兵駐防其間軍多費廣日食恐有不給計惟令兩部夷人各爲墾種而以綠旗兵更番往助凡殊死以下罪人畧仿趙充國留弛刑應募及李絳出贖罪吏給以糧種之制統以辦事諸

白華前稿

卷四

十

大臣籽耘有其本耕耰有其法租賦有其科如回部之闢展哈喇沙爾托克遜準部之伊犁烏魯木齊瑪納斯搭拉斯諸處沙磧之區各通井脈加以甘雨時應三白貢珍向所稱不毛之士皆成華實之上腴駐防之幕食有資而輪輓之民勞可息覈每年奏報收成分數以新疆之所入供新疆之所食而尚有奇贏度支之臣昭然可覈收興屯之利而其弊不待於祛洵所謂法良而意美矣臣謬末無似竊聞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顧漢之屯田止數郡宋之屯田止數路今立屯絕域俾夷人自爲耕種殆歸古民屯之義而設官經理則又畧近

乎官屯明效昭垂行之萬世而無弊然其仰體  
睿裁因時制宜用以達情而宣德者是又奉行諸臣之  
責也臣謹議

白華前稿

卷四

七

賦一

擲地金石聲賦

維四詩之緣始。值六義之代興。或述古以流別。爰登高而擅能。扛百斛之龍文。言言樹骨。張九機之鴛彩。字字藏稜。破孤吟於寒蟬。壓細響於朝蠅。蓋體物必期瀏亮。而程材要在彪彌。治世之音安以和。鳴盛者表凌雲之槩。詩人之賦麗以則。研韻者符擲地之徵。昔晉室之雅才。有太原之孫綽。稟揮塵之風流。晒登車之著作。印台

白華前稿

卷五

一

嶺以宅仙靈。睹真形而紀厓畧。輿搖五嶽。瀑布晴翻。藻挾重霄。霞標暮爍。羅胸魄魄。七宿盡界中央。觸手琳琅。千丈旋驚一落。將使文成五色。盈庭起觀止之歎。還疑調叶七均。環堵寫歌商之樂。是矜賦手。是契賦心。譬在冷而治器。異披沙以揀金。采以性靈之字。鍊以典訓之林。釁以元精之貫串。掄以繁藻之淫淋。喻鯨擊於長瀛。怒鯨撞而晨吼。掩蟲雕乎薄枝。旋蟲遶而夜鳴。伏而讀之。亂檐鐵丁東之響。擊而賞也。和窟鐘鏗鞳之音。庶幾撫兩樂而獨觀其鉅。列半堵而弗患夫瘖。至如道言吐以華瑤。圓義拱乎蒼璧。司意匠而倨句。滌辭源以浮石。

磬發聲而立辨辨體在箴鈞之宗玉斲質而含清清哉  
奪京都之席南音函北音越悅按部而擷其菁西方頌  
東方笙儼就班而傾其液錯道宮人誦去書捶瑪瑙之  
籤莫教衛尉攜來筆碎珊瑚之格斯又可因設業之常  
懸想鴻篇之乍擲也加以植理尚富考辭務工甫引商  
而刻羽復咀徵而含宮定殿最於錙銖精逾累黍斷去  
留於毫末巧比裁箭得於內者不可傳渺琴心之三疊  
論而錄之有其著完笙奏之三終靡班左備眈瞭之掌  
屈淵雲在矇瞍之公將毋遠汜朱絃帶遺音而共賞竊  
恐高賡白雪和法曲而誰同是由承學紛綸綴聞縝密

白華前稿

卷五

二

敲銅鉢而報章鍛珠林而整帙金非或躍鎔爲鐘鼎之  
文石豈能言鑿向琬珉之質鈴懸箇箇萬虛鳴雷球戛  
玲玲一夔協律挹衆芬而振采看成威鳳之儀鑿至奧  
以鉤深聽有游魚之出夫豈發揚蹈厲所能該而濫漫  
狄成所容匹者哉然而文人自炫才士相輕謂魚桐之  
末中類牛鐸之徒鳴守瘠義之磴磴或比持來布鼓折  
羣言之嶽嶽要如佩用瓊珩逗囑于之窾坎考節族以  
琤琤悟抱策於齊郊笙鏞嗣響信發書於魯殿絲竹傳  
聲即使率爾操觚子野聞而起曠矧乃鏗然舍瑟伯牙  
對以怡情儒有志託鉛黃業存竹素道詎進乎龍雕名

每思乎驥附合抗墜而風從課虛無而情悟蛟捧鏡而  
雷擊橐筆精之磅礴交流春女怨而秋士悲墨點之波  
濤欲赴越趙奮簡居然驅石之鞭軋軋相扞當有買金  
之鑄是則標摹秀嶺固遊林府以文章幸茲提唱宗風  
庶總笙簧於詞賦

和闐玉特啓賦

懿

皇靈之有赫奠月竈以天戈植羽干而效舞撫琴軫而  
揚歌松棟颺回響叶鳴球之節蒿宮日永輝升撈玉之  
河考六代之聲詩祥符寶璽備

白華前稿

卷五

三

三朝之制作慶溢鑿坡其色則崇牙竝耀其形則疊矩  
非詭審諸鳩曠之儔契德音於淡泊頌以淵雲之輩驗  
樂職於中和彼和闐之爲國也今登回部昔號于闐龍  
堆萬里雁磧三邊川非珠而媚彩田有玉而生烟采之  
以溜痕之滅候之以月魄之圓宛馬馱來合付紉旃之  
裏國工琢後還徵設業之懸當夫色截明肪在序而珍  
同圭璧矧乃聲合肥鐵當殿而巧應箏絃觀其潔白凝  
脂璘斌點粟犁瑄陵嶒環文結束鉤心鬪角尚縈方折  
之紋削邸裁璋恰挂玲瓏之玉較殊乎泗石九奏斯陳  
豈待乎蜀桐一夔已足陋南函北越之材駕西頌東笙

之屬倘使刻爲雲物。縈來疑葱嶺之坳。如其倨以金支。棟處緬莎羅之曲。瓌然琅韻。能生立辨之思。詘爾瑤音。遂企集成之躅。况律象之易調。惟石聲之滋忒。胥堂下而臚其堵肆。故置之曰編。居堂上而叶以簫聲。故尊之曰特。或勾或博。量其宜。若琥若雷。殊其飾。蒼壇沕漠。非噤管之同陳。

丹闕矐矐。與鳴鞭而竝飭。具始終之理。譬振領而提綱。答大小之鳴。必居淵而主黠。當日青琳輦致。貢琛經技。尉之屯。此時綵虞司存。秉籥追警師之職。蓋呵噓者入十四音。而震疊者三十六國。且夫自西之寶爲瓊。立秋白華前稿。卷五。四

之樂惟磬。按兌方而得位。戛之見斂。肅之宜中。夷則而流音。拊之入清。泠之聽於器。數昭義正之心。於物象示武成之應。是惟

聖天子文德覃敷。化光底定。河源遠探。進博望而問廣輪。嶰谷同諳。詔伶倫而考圍徑。將使東夷受夷。雲占寶呂之青。不徒西母來賓。彩發昭華之瑩。是以埽穴塵清。犁庭成賦。太常則僭侏畢。陳典屬則唳囉。悉赴問編。鍾於江甸。十三枚固奮德以揚休。採特磬於天方。十二律乃依聲而合度。但使藏諸玉府。敦槃宏正統之模。何當掌在磬師。南雅蘊同心之故。欣馨奏之得傳。陋寒音之

寡附聆大樂於

形。墀。庶。登。韶。而。軼。漢。

回人進綠蒲萄賦有序以題為韵

按象胥錄柳城有小蒲萄甘甜無核今回語奇石蜜食謂綠蒲萄也。象胥錄所載頗合禁苑所移遂邀

天藻小臣援遂歌之義謹載筆而賦之

地靈致命木道呈材茲榮近日曩植無雷冠軒經之本  
草祕漢殿之芳芬辨嘉品於葱山陰遮架遠逗生機於  
黍谷春載槎回其產則不數涼州一區香滿其色則翻  
同漢水半翦波開蓋惟非種鋤餘奄窮荒而通其酎酌

白華前稿

卷五

五

所以仙根蟠處闡富媪而結以胚胎惟綠蒲萄之衍於  
回部也疆垂大夏苑尠宜春異凡蕤之拆甲殊碩果之  
含仁截豈園葱條條卓犖裁非嚼竹節節璘彬富段筭  
於狼堆土膏鬆而易達孕翹莖於雁磧并脈暗而逾神  
翠帳低褰引蔓付拖裳之子藍箋薄研承筐看壓帽之  
人防化枳於踰淮總拘方物倣移橙於冒雨遂闢坤珍  
爾其紫塞遙通形墀競進銅柯乍斷綠罷爲輓革之包  
石幹纔分綠駟有輕蹄之趁榮叨上苑遷地仍良  
數演中宮作甘在信迺虬鬚而結糾嫩涼則冉冉扶棚  
捎鸞翼以迴翔薄靄則霏霏作陣非草而綠能隨意同

惹方袍。非蕉而綠。可爲天。恰承圓鬢。然此特摹其枝葉之奇。而未及夫色香味之俱俊者也。若夫星影懸。螺痕綴。粟淨彩勻。浮華文對。屬搓梅豆。而纍纍破蓮房。而續續縱垂垂之馬乳。湘簾捲。以交光閃閃的的之龍睛。縹瓦籠而鬪縹。瑤英摘去。石髓凝花。瑤椀盛來。冰紋渙綠。錯道枝枝側挂。尋么鳳而窠移。莫教粒粒偷銜。踏隴鸚。而鈴觸撒樓前之十斛。非關衛尉之珠。撈架底之雙瑤。別詫于闐之玉。况乃梢停弱蒂。囊潤圓膚。養秀色於香蛾。映玻璃而不隔。盪明流於繡鴨。走瓔珞以如無。帝漿滴其乍涌。神液滂其若濡。填露彩之盈腔。全融渣滓。吮

白華前稿

卷五

六

雲英而灌頂。絕類醞醞。黃絹封題。影襯青麟之笏。金閨敕宴。光連綠蟻之壺。卽教風戾成乾。依然火棗冰梨之格。何況泉清試釀。不羨蘭生桑落之油。故登西域之書。城原號柳。而續南方之狀。海必言蒲。彼夫官曾置橋。母亦偷桃。安榴價重。扶荔名高。隨汗血而偕來。非無苜蓿。張錦機而有耀。御數蒲萄。初無芳蕙之含。幸發陳根於鳳禁。似遣浮筠之染。誰摹祕色於兔毫。笑他邨裏楊盧。紛連肌核。莫共園中黃陸。輕相皮毛。是由

聖武遐宣

皇慈永布。以珍奇不蓄之心。見覆載無私之度。旣茂對

之胥同。遂栽培之。夙裕大宛一萬餘石。幾番裂葉之風。華林百八十株。爭湛仙莖之露。一痕含凍。思懷核以何因。四照生春。詫脫綳而無數。是則共昭華而底貢。終殊溫室之不言。較匡蜜而非輪。試補上林而作賦。

廣寒宮聽紫雲曲賦 以題為韵

象帝之先。娥阿是掌。孕體圓靈。宅基方廣。綴大地之眞形。播鈞天之祕響。魚鱗簇其結構。樓臺互入萬四千戶。而遙鳳吹激。以悠揚。笙歌駕三萬六千場。而上玲瓏穿破。羌欲去而盤桓。縹緲飛來。悄無言以遼朗。此步虛旣宛宛騰身。而記曲遂非非入想也。溯唐宗之瑣事。徵幻

白華前稿

卷五

七

術於黃冠。祝逍遙以控鶴。儼汗漫而驟鸞。非乘海客之槎。犯銀河而有象。孰砥星妃之鼎。破玉宇以無端。架若木爲斗拱。截支機爲井幹。列六符爲階屺。交七宿爲闌干。蟠異彩於金精。邈矣虛能生白。譜新聲於水調。果然高不勝寒。夫其天門跌蕩。月窟龍馳。臺皆延露。殿必含風。樓清境於希夷。碧瓦交而起。眩種聞根於超忽。素商引而導聰。笑羸女之吹簫。遠求鳳馭。陋馮夷之擊鼓。下隔龍宮。勾中鉤。倨中矩。伐柯應其節。族高如抗。下如墜。擣藥和以丁東。蓋曲有紫雲迴者。方徐奏於此中焉。時則洞眞啓館。隊娥在庭。曳六銖之織婉。闢萬籟之怙惺。

吭將圓而故咽韻欲瀉而仍停繼參差而游密終蕃變  
以渺冥傳閱典於檀槽雜絃切切按道心於象板段玉  
泠泠沁冰柱以同工坐冰壺而發興轉珠喉而協律照  
珠岸以通靈覺帝所不嫌妍唱而人間竟許私聽非管  
非絲可宮可徵準入伯而求音謝六么以觀指帶酒旗  
之纒纒頗疑畫壁匪遙映河鼓之繩繩始信揚枹伊邇  
宕餘音於遠樹白榆颯以飄林沈古調於幽墟金墓翻  
而出水疇開笑口電女爭驕若賜纏頭天孫散綺錯道  
湘靈一去峯移楚岸之青如古柱史重來氣滿秦關之  
紫上清了不爲意下界恍有所聞影每邀月歌先遏雲

白華前稿

卷五

八

音乍審於堊舒之耳響不驚夫明脉之羣間妙舞於霓  
裳七鞞紛其不定招新腔於笛孔三疊細而難分洋洋  
七寶欄邊砌琉璃以轉脆隱隱九層梯上霏苕藻以生  
紋蔭叢桂之連蜷丹脣綻的湫方諸之滴瀝皓齒流芬  
彼夫齊右謳傳郢中和屬周王興黃竹之謠漢帝著哀  
蟬之錄魚虞則永振風徽歛豔則攸殊土俗俱鬪巧以  
抽簧僅爲歡而秉燭籀紅雲之朵朵月中卻數斯遊穿  
紫府之重重天上孰聞此曲配靈辰於緱嶺還教蹋臂  
輕翻學異事於幔亭合令連廂竝續以茲閨苑熹微蓬  
山複互璿題印夫觚稜絳闕聆夫韶濩兔華璀璨人行

不夜之城。魚鑰琅璫。客指恆春之樹。攬羽衣於天咫。菊  
部先詣。涉虹彩於雲衢。梨園枉付。技無煩於法善。譬諸  
以臥而遊。顧有待於周郎。用是不歌而賦。

記里鼓賦

車中載鼓行通知里為韻

能警衆者莫如鼓。利致遠者莫如車。象各成其所尚。巧  
必妙於所儲。遵王制於師行。吉行鈞鈐獨祕。包乾度於  
長至短至。橐籥非虛諧。一步之鸞則已。促擊十里之鐃  
則已。疎何推行之皆準。乃變動而不居。如聞韞氏之司  
作氣。遙承大軍令。不藉候人之戒。揚靈直訖於皇輿。考  
大章之所造。與奚仲而旣攻。乍設車以飭步。復置鼓以

白華前稿

卷五

玖

昭龔。算合九章。特起開方之例。儀分五路。還昭記里之  
功。始班班而隱隱。繼坎坎而逢逢。信疾徐之在手。儼操  
縱於當躬。葆羽招搖。駕自西京之始。饒歌導從。法垂東  
晉之中。蓋惟號紀軒轅。訪道而周知里數。所以制同霹  
靂。設機而密運神工。觀夫貳轂橫施。兩箱複載。高下依  
層。周旋附磴。擄銅史而屹如。曳羽仙其宛在。夔皮震處  
甘園之木。頰勻排鬣。葦蒙來四面之銀釘。相對當車。停  
而響闕。難期鏗鞳之音。迨軸動而機隨。可識軒訶之槩。  
探郵籤之一。詎止搗三。立邊撥之雙雙。寧煩鼓再。爰  
乃走飛鞚於蘭唐。整游環於蕙圃。將掩冉以吹蓬。倏轟

厯而破柱。纔移表樹。恍存設虞之司。未換關符。早辨揚  
枹之譜。門豈必其如雷。點奚庸其似雨。趁兼程於逸驥。  
傾耳先諳。憎緩駕於疲牛。回頭細數。旦刷短亭之路。還  
疑統統傳更。春行方井之郊。錯認蓼蓼饗鼓。則有中黃  
奉御。大丙陪征。花攢雲重。塵絕風輕。有物爲憑。如玉尺  
正溝塗之界。象人而用。如金繩定候。衛之程。瞻延鷺以  
迴翔。空中結響。指畫烏而停佇。意外傳聲。待密還疎。應  
馱鈴而止。不先與後。中牛鐸而行。行所爲象。拱北於  
宸垣。高凝太乙。不獨問指南於遠徼。永著由庚。可知祕  
軸斜連。靈樞迴抱。輪輾轉而後迴。鼓鏗鉤其一考。星毬

白華前稿

卷五

十

激宕。括河圖五位之精。碁墨分明。得洛範九宮之道。方  
乃智而圓。乃神。愚者用而聖者造。譬樹臬而準。高崧譬  
垂針而測。遠島。故車者居也。更占河鼓於天文。而鼓者  
郭也。必驗山車於地寶。彼紫蓋金華之麗。紺轅纒輓之  
儀。鈿輦雕輦。備其物。綏旌結旌。審其宜。孰若配八音於  
師。臚聚一器於工。倅。摩兩戒之廣輪。卻笑畫疆之斧。考  
一隅之圍徑。翻同指地之錐。候風信於竿頭。況有神鳥  
可相。控地形於鞭外。不徒老馬先知。此置鼓者。所以測  
山谿之利。而聞鼓者。非必與將帥之思也。我

皇上洪化若驅。周行如砥。告符瑞於上清。下寧。訖聲教

於東濛西汜以黃樛通太古之源以斗柄運中央之指  
浮槎 命使已過葱山蒲海之間益地 頌圖不  
遺象管龍編之裏拱神京之百二勢豈封泥弼成服者  
五千功踰乘櫟是則進容成而侍輦固宜銅柱標疆  
詔隸首而隨鑣焉用松牌紀里

首夏猶清和賦

以題為韻

伊木德之將徂見火維之乍剖數斯極乎陽純位實符  
乎陰糲準常零於辰象龍本名心辨中候於離方鶉仍  
居首維任養之攸司抑清和之是取清常得一當仲呂  
而非差和迺函三屆長贏而永久汰乎渣滓之源妙以

白華前稿

卷五

十一

氤氲之紐此迓陶陶之夏至朗潤依然而送緩緩之春  
歸煩蒸未有也溯夫青帝乘權蒼靈整駕花期百五濯  
彩露而澄鮮蘭信重三拂惠風而蘊藉響連番之積澤  
班扇休尋銷隔陣之輕寒吳綿忍卸麤舞條已逢秋棗  
杏於焉擅夏其音中徵不隨濁管而移其臭先焦合在  
淳熬之亞誤板台之用事觸熱寧辭值伊鬱之履端招  
涼豈暇然而理必宗其所始義必行其所留節豈清明  
驗清時而尚準地如和會偕和氣以常流人行似水之  
庭姿偏颯爽客過向陽之館興轉夷猶細葛含飈勝逐  
湔裙之約高榆改燧難忘插柳之游趁暖漲之初融十

分淡沱。訶冷風之驟灑。一樣優柔。旭馭長紆。在非盾非  
衰之侶。風輪輕漾。殆不夷不惠之儔。蓋其土圭共轉。緹  
籥頻更。催四孟之光陰。纔臨九夏。賸五和之烟景。恰際  
雙清。珠汗收來。愛瀟瀟之雨點。粟膚散後。聞隱隱之雷  
聲。既分龍而豁霧。復浴佛而裝晴。紫棟濛濛。認作華桐  
之吐。黃雅角角。聽如布穀之鳴。銜婪尾之餘杯。紅稀砌  
藥啓。遨頭之上座。朱瀉盤櫻。况乃濃遮翳樹。香逗圓荷。  
翻漠漠之秧波。斜飛遠鷺。透温温之麥氣。剛化新蛾。結  
夕陰而不散。開霽色而仍多。沁簾底之疎紋。湘痕欲漾。  
護鑪間之宿燼。雲縷還拖。或測景而知北至。或占候而

白華前稿

卷五

十一

告南訛。疑涼燠之無端。推演難憑。於箕禹。覩昭融之有  
象。疇咨乃備於羲和。凡以太清者。天體之本然。太和者  
乾元所自具。凜秋則佳日平分。陽月則小春複互。矧蠢  
假之相參。似寒暄之悉寓。應權早淨。非關波輦之陳。殿  
角微薰。不待風絃之度。瑩冰壺之四照。交敵丹鋪。調玉  
燭之雙輝。載乘朱輅。以故瓜生菜秀。胥登月令之篇。  
豈徒睢翼鷓鳴。始入歸田之賦。

玉雞賦

以聖皇純孝瑞應玉雞為韻

驗協氣於九寰。準休徵於百行。物雖細而可孚。道從隆  
而斯盛。不呼而至。偏舍翁召之真。將韞而藏。卻應飛鳴

之性。蓋王者之生不偶。自天發元鳥之祥。而聖人之德。無加出世。衍彩雞之慶。彼絳績之連栖。儼瑤姿之肆映。珍難佐膳。欣逢玉饌之朝。職謝司晨。好伺玉笄之聖。原夫玉雞之爲物也。與化源而鼓盪。審泰運而行藏。固銜珠而均璣。亦吐綬而焜煌。鬪本無心。雅抱溫如之質。費寧去手。長承瑟瑟之光。畜之而同於琮璧。供之而等於珪璋。偕神爵而迎徽。恰到殿門之上。比文鳳而肖德。爰來阿閣之旁。此行合神明好。與圖傳後代。而志稱符瑞。不徒史美高皇也。懿其涵濡有兆。磅礴無垠。孕以太和之煥。煦伏以元始之溫。純卵以九天之包裹。母以一氣。

白華前稿

卷五

十三

之陶鈞。以大造爲胚胎。詎假將雛之力。以真機爲羽翼。不參斷尾之因。縱負籠而奚嫌。品亞玉彝之重。倘推臆而有待。價兼金距之珍。旣凝釐而不置。遂錫賂而成臻。徒觀夫璀璨流輝。璘璠飾貌。匿在璞之疵瑕。戒守雌之騰越。抱珊瑚之骨相。轉疑皓鶴來歸。照朗朗之毛衣。肯爲青蟲取鬧。文成虹彩。還干昴宿之精。技奏牛刀。薄試昆吾之效。寧刻木其堪方。豈當犀而輒撓。乘時利見。知萬物之皆靈。隨化同游。表一人之克孝。爾其奮跡揚庠。尋蹤紀瑞。雄冠不動。山川特見其精神。弱肋難支。廊廟偏呈其瓌異。經銅鋪之一。絕勝登天。立攻祀之重重。

何煩雝地。桑陰太淺。有寶籙之從棲。稻粒先殘。擬瓊田之取餉。外具體而昂藏。內含章而冲粹。發摩挲之澤。超三物而呈奇。聞膈膊之音。侶四靈而貢媚。且夫鳥見幾而最神。雞備德而素定。更籌曉唱。已辭失旦之嘲。點漏宵移。早得知時之證。其珠胎而禦火。何處聲傳。非螯勢而招潮。幾回響應。矧達孝之彌綸。自昌期之揣稱。斗暉耿耿。指織女以交輝。雪乳溶溶。酌醴泉而欲凝。所以化神光於羸代。僅聞雄王雌霸之徵。而湖孺慕於虞廷。較擅鳥耕象耘之勝也。彼庶士之型家。與匹夫之厲俗。或狡兔而知馴。或野麋而止觸。鳩當戶而依林。鵲繞場而啄粟。在風聲之克布。瘴彰必異其門閭。迺血氣之交孚。感應直登乎圖籙。駕犬哺之芳規。邁烏傷之遠躡。象油然之順德。惟巽爲雞。樹卓爾之天經。惟乾爲玉。我皇上治超華赫。教洽鞶鞶。效在興仁。遍羣黎之日用。孝能生福。識造化之端倪。

萱砌春濃。雲裏見九苞之振。

椒闈晝永。日中占三足之棲。旣洪庥其畢獻。遂曼壽以同躋。集下國之球。盡拱北辰以北。介大年之爵。早看西母之西。是則道備尊親。永食萬方之玉。抑且政隆養老。

竝餘五母之雞。

白華前稿

卷五

十四

考金行之是稟。在沙界而攸宜。必離之而著美。乃汰之而出奇。彩共星屯。雅識不貪之氣。遇非瓦合。弗嫌所鑄之私。蓋鍾於獨而混於同。見深藏之不露。而有所棄以成所取。信俯拾之靡遺。將錚錚其共覩。寧碌碌其交嗤。砂礫方淘。肯蹈目迷之戒。泥塗旣拔。遂歸掌握之資。比玉石之須攻。匿瑜瑕見喻。錦章之待抉。抱質文披。想其精符蒼緯。體孕黃芽。利未收乎出礦。慨每寄乎沈沙。偕蘇塊而爲羣。裁成藪自雜。風塵而寡色。拂拭誰加。粒粒如歎。白擁江邨之路。離離似粟。黃浮野戍之家。等豐劍

白華前稿

卷五

五

之遙尋。無邊煥彩。擬浦珠之薄採。是處韜華。麗水沿洄。驗光芒之有準。恒河浩渺。知算數之靡涯。性顯晦之無心。寧求剔抉。逮疾徐之在手。爰肆搜爬。徒觀夫義取旁蒐。道期幽撰。初糅雜其失倫。繼呈能而設限。趁羅紋之漫燃。幾陣摩挲。信鳥爪之勻彈。數回剖剗。堆來簇簇。直窮磅礴之精。撮去羅羅。欲闢鴻濛之產。詎籬間之所積。霏微則僅許吹唇。疑鍋底之先銷。炯碎而頻教射眼。金非易點。訥沙篆之平開。沙本堪量。辨金支之細縮。此見精神於五夜。盡許勤披。而重聲價於三都。先資妙揀者也。由是聚同圭。僉貴等球。琛翦拂有加。幾伐毛而洗髓。

指揮若定。殆合芥而投鍼。他時辱在泥中。未獲揮鋤之願。此日登諸席上。奚煩躍冶之箴。擇善斯從。悟甚美必緣甚惡。取精自足。見或升不礙或沈。累竝鎔銖。莫作如泥之委賤。非鑛鐵。應侔式玉之欽。推地四之所生。何嘗愛寶。待品三之有貢。豈盡捐金。蓋粹美之中儲。或濁流之外互。惟剖抉之既專。斯菁英其畢吐。貴多貴少。心源得澄。敘之功。能發能收。擘畫見經營之素。方一痕之風旋。印去猶飛。忽百道之光流。屑成無數。况朗照之不疲。在達聰之夙裕。權衡定而輕重難。誣冰鑑明而妍媸罔護。小臣仰鑄顏之術。詎辭汰襍之嘲。凜厲魯之欺。終遜

白華前稿

卷五

六

擲金之賦

賦二

于闐玉甕賦

以題爲韻

維坤珍之貺瑞。應泰運而呈符。耀九華於瑤闕。炳三采於璇樞。玉琯凝視。響協從風之律。玉環表慶。貢連益地之圖。溯新疆之恢廓。驗

至德之宏敷。敷愛寶斯鍾。孕方流而森森。握瑜是獻。來絕域而于于。驚雪暈之爭飛。結綠懸黎竝貴。玩雲肪之細琢。尊彝寶鼎爲徒。巧出雕鏤。繭綻扶桑之樣。價增估市。

白華前稿

卷六

一

卵生神鳥之模。此玉甕之所爲揚駿烈而闡遠謨也。原夫媧羌路杳。渠勒封連。山分拔達。地號和闐。沿綠波而瀾渺。漾紫氣而洄漩。石髓潛凝。撈向秋潭之淨。瓊英上燭。占從月魄之圓。膏匪殊於稷澤。種較異乎藍田。蝕雙鋸而痕輕。肯作纏頭之供。挽千蹄而任重。欣隨譯舌之傳。邁禹載之琳瑯。六城荷籠。傲堯遊之刻節。兩序增妍。爰乃詔國工而析剖。付宗匠而磨鑄。因瓌姿之鉅麗。赴圓勢之折旋。中窾窻而善受。外磊砢而無偏。非鮑井之所提量。比玉壺更廣。詎孔堂之所發彩。同玉鑑長懸。觀其藻采紛敷。鴻文委屬。方覈黷以上浮。亦勦膠以

下浴烟雲變幻疑縈蒲海之灣鱗甲騫騰憶挂葱山之  
曲辨雷雷於結體太乙間闕妙斧鑿于通神六丁怒斨  
珍逾特磬貞腴理于浮筠重溢雙盤露光芒于點粟配  
元時之酒海計斛偏贏滴軒代之雲漿迴杓未足此則  
圭璋等重用昭北闕之珍非徒璜璣殊名漫詫西崑之  
玉也彼夫瑞誌金舩祥書銀甕陳瑚璉以同升採琅玕  
而作貢孰與夫賦材瑰璋毓三十六國之靈奇巧製玲  
瓏閱數十百旬之磨礪弁重脣而豁若不露文章捫巨  
腹而皤其自成空洞故逗虹文於松牖詎誇往代之譁  
蠶而位龍輔于桐軒足起清時之吟諷

白華前稿

卷六

二

天子親芝檢於墀彤灑奎章於毫素共球入頌欣寶器  
之來歸尊卣凝輝緬稜威之遠布啓栢梁之嘉宴還聞  
訓繼盤盂聯石鼎之清吟直使聲諧韶護紀唐甌而奚  
慙詠淮琛而曷慕將見山符河瑤竝追姚姒之年豈惟  
文木華鐙共侈鄒枚之賦已哉

鷓鴣巢蚊睫賦

以語小天下莫能破為韵

緊眾彙之憑生妙餅包乎纖鉅既亭毒而分儔亦含涵  
而逐侶窮形盡相幾挂睫以難尋利用安身宛架巢而  
爰處混鷓鴣之號而弗藉枝柯蒙螟螣之名而不傷苗  
黍見壺中之世界俯仰寬間藏芥裏之須彌居遊僻阻

此博徵者遺爾雅之篇而志怪者述齊諧之語也。溯夫  
蚋可稱蚊。鷓原屬鳥。匪氣孕而胎生。竟蜂屯而蠓遶。身  
纒似粟。負山勢以崢嶸。皆已如錐。般雷聲而繚繞。就濕  
則半。傍江湖附炎則共。連昏曉論其體幹。誇豹腳以爲  
雄。狀彼么臍。喻蠅頭於至小。指填眶之點墨。色相疑無。  
審眼界之秋毫。音塵悵杳然而析理。必窮夫芒忽。寓言  
貴極夫雕鐫。按之則滿。阬滿谷。察之則潛地。潛天。雖無  
照炬之光。或依光而適至。非有流波之景。倏附景而來。  
前咄爾鷓。鷓之種。視同巢穴之穿。穩與雙栖。不願自厓  
而返。繞成三市。方將出谷而遷。倘遇開眸。似眩白毫之

白華前稿

卷六

三

一二。如逢轉瞬。亦登銀海之三千。爾其結構。凌虛周旋。  
委化動如無動。象有契乎鷓。居微乎其微。事無煩乎鷓。  
嚇較牛虻。而更細。每戀槽牢。與蚯蚓而同廉。還成間架。  
智慙擇木。偏點額以偕來。拙謝爭窠。詎掉頭而不下。如  
巢。蛄而蟹腹。胥安如巢。龜而蓮鬢。互亞。即使艾繩薰處。  
不驚烈燄之燒殘。若教羽扇搖時。那怕罡風之吹倒。是  
故巢在睫而蠓不知。睫有巢而蚊不覺。無目迷之怯。恍  
粉碎乎空虛。無皆裂之驚。儼神遊乎廣莫。維其喙矣。勿  
嫌他族之滋。萌庸有身乎。竊比寄生之附著。雖自託於  
末。微若共鷓於寥廓。憐其毛羽。頗同掘鬲之蠓。種其子

孫竝異。破叢之雀。入黍民之境。巢父之隱德。堪師。遊蟲  
母之鄉。巢氏之淳風。可作。彼蛄蜺之轉轉。與蟻蠓之翳  
蕪。牆角蝸爭。駭于戈之肆擾。牀頭蟻鬪。訝金鼓之兼乘。  
蛩駉則因依罔間。雞蟲則得失無憑。孰若處穴間而自  
忘其陋。寄籬下而不受其憎。且住爲佳。差擬飲河之願。  
相視而笑。奚須營窟之能。故賦以小言。下土最憐。夫蟻  
蝨而偕之大道。長風有待於鯢鵬者也。可知物每徂邇。  
而失遐。人勿舉纖而遺大。以乾坤爲六幕。天外皆低。以  
日月爲雙瞳。毫端欲挫。奚藏身之孔固。邈而皆存。恐完  
卵之無多。當之卽破。毋狂而瞽。刮銳俾兩膜之開。欲闔  
其巢。倚枕信六軍之過。車輪啞螳臂之迎。井甃嘆蛙聲  
之坐。是則雕龍炙轂。不無繆論之多誣。庶幾穴鼠犁庭。  
共見神威之遠播。

白華前稿

卷六

四

萬寶告成賦

以時和年豐太平有象為韵

若夫總章布令。夷則迎時。涼飈細轉。濃露勻垂。長畝連  
綿。恍逗虹文之彩。交陸錯繡。如含龍輔之姿。效上腴於  
魏闕。考中候於新畝。操成終成。始之權斂。藏有準。得告  
潔告豐之本。普淖無虧。蓋農之職維三。每卜三登之兆。  
而物之數有萬。爰興萬寶之資。當夫燒畬旣徧。裹松方  
多。無勞玳瑁之裝。農書獻覽。不藉琅玕之調。秧把傳歌。

羌隔州而糾笠。或冒雨而攜蓑。雙犁於焉穩蹶。一瓏亦以徐拖。曾非產玉之田。玉粒敲其瑟瑟。豈必採珠之岸。珠芒錯以羅羅。當民力之普存。願觀九熟。逮秋行之主。肅轉慶三和。則有枰枰接畷。井井分阡。將寒尚暖之朝。茅滿乍卸。欲霽仍陰之候。碌礪交牽。少昊算貨而運輦。蓐收握策而開廛。韞之以星虛之次。沽之以日納之躔。搜百產之瑰奇。全疑炫貨鬪五行之豔異。盡不論錢欲徵四輔之充。鳴絃處處。爲報萬箱之滿。擊壤年年。觀其珊瑚種種。珍顯叢叢。高下則宜。徐宜黍。先後則爲。種爲種。行作甘於土德。驗愛寶於元工。取諸悅者必貞。故言

白華前稿

卷六

五

乎兌得所歸者必大。故受以豐揚白粲之千堆。武夫色奪。握紅鮮之一掬。瑪瑙光空。安雪碓以高春。定抵煉銀之訣。付霜鎌而奄刈。寧論餐玉之功。且土穀之菁華。在陰陽之和會。散之則貴比璣璿。聚之亦利同刀貝。崔爛爛以披綿。鱸瑤瑳而斫鱸。棗場則火齊續紛。齋徑則金支晻靄。況九敘之惟歌。與三時之不害。香調粉著。品居瓊屑之間。滑映花瓷。名在瑤華之最。所以見寶光之玃。樂田可云私。而圍寶界之莊嚴。倉先號大。物何秋而不穫。秋何物而不贏。知稼穡之艱難。故尊之曰寶。荷乾坤之生長。故告之曰成。望邨邨之拾豆。見戶戶之炊秬。稠

之而輝同照。乘耜之而價視連城。禾以金穰。正協金行之氣。穀由玉蔭。還流玉府之精。不徒鳥啄烏銜。胥覘率育。抑且貓迎虎祭。盡紀昇平。我

皇上丹墀升壇。朱紘履畝。躋雅化於羲炎。播祥風於童叟。服疇食德。而人誦屢豐。取陳出新。而史書大有。如墉如櫛。知所寶之非他。斯鑿斯耕。喜厥成之永久。比屋而給。禹糧盈衢。而苗堯韭。是擷崑岡之秀。未足喻其貞符。探元圃之英。不能方其殷阜也。所以世際雍熙。俗臻恬養。沂顯景於鴻濛。布直精於滉漾。觀納稼其既同。比獻琛而及享。頒來漢詔。特隆鉤盾之司。繪取幽風。恍見授衣之象。應白藏之令。偏如沐日浴月而生。迎素律之期。皆將落實取材。而往由是。葱山蒲海。竝聞華黍之賡。豈徒桑牖茅檐。始獲嘉禾之賞。

白華前稿

卷六

六

二月春風似剪刀賦

以題為韻

若夫明庶風回。豔陽春至。宜卯令以承權。正巽宮而得位。邨邊落絮。胥羊角以飛絲。野外鳴箏。送鳶肩而激吹。檢梅英於賸稿。寒消九九之重。迓蘭氣於芳塘。節近三三之二。蓋春者蠢也。披白苧而已。扇微和。迺風者汜也。轉朱幡而獨舍餘粹。有如剪刀之爲用也。股半矩而均平。背兩已而窠突。一聲絳繡。裂帛何來。百折玲瓏。唾絨

乍歇將披拂以徐穿。條迴旋而徑越。勻開團繭之痕。細  
剖兜羅之窟。真花片片。轉頭而使覺春回。碎錦重重。運  
腕而旋疑風發。訪龍淵於學繡。無恙鴛鴦湖。志龍輔之女  
工。不惟蠶月當夫。律移仲呂。氣轉洪鈞。禁火著周官之  
令。治蠶迎漢社之辰。一綫悠揚。隔簾送暖。幾分燠煦。入  
座生春。飄曲裏之梅花。不爲笛聲吹後。鬧筵前之杏蕊。  
非關鼓響催頻。當鶯谷而抽簧。錯訝江鶻之語。度花叢  
而綴綵。全模隋柳之真。誰家刀尺。慵拈影動千秋之索。  
何處鑪薰罷試。香縈七寶之輪。由是舉茲快翦。擬我光  
風。洩苞符於大造。資寰籥於元工。鍊質於穆清之表。鎔

白華前稿

卷六

七

精於醲鬯之中。鍵之以一卷一舒之底。蘊剖之以一翕  
一闕之鴻濛。散膚粟於無聲。不信稜威之峭。拂竿鳥而  
有象。恰逢冰信之融。如其低趁橫波。便作吳淞之幅。若  
使斜經嫩葉。都成唐國之桐。或縱或橫。乃條乃理。被之  
無痕。御之無紀。春如欲繡。因嘯動而漸露文章。風亦名  
罌。荷董陶而全融渣滓。試裁縫於天上。曾無玉尺之量。  
見藻績於人間。可有金針之指揮。來霍霍承之以密雨。  
之絲。游向恢恢。視之以餘霞之綺。所爲卽萬彙之昭蘇。  
而審一端之疑似也。况生意之温暾。悉化機之涵演。惟  
春也。故藹然和惟風也。故泠然善游魚飲處。跳鱗而不

管浮刀乳燕衝時。捎尾而依然學。剪瀛洲則綠草含滋。楚澤則青蘋細轉。夫豈特惹烟條而美滿。始誇描樣之工。過露葉而裴裒。如睹刺紋之選也哉。是以韶華晚晚。協景周遭。破黯澹之窮陰。利同運刃。解紛糾之牢緒。迅比操刀。透徹中邊。詎解彰施之妙。呵噓大地。無煩塊軋之勞。故剪之勢。有稟自金行者。所以著巖凝於塊宇。而翦之用。有孚於木德者。所以光潤色於神臬。夫其應五日。以沖融與八方。爲布濩。何弱統之初。翻竟勾芒之異。吐汎華滋。而爛漫七襄之織女。增慙坂蔬甲。而龍葱五組之針神。起妖是則輕纔似剪。好符花信之占。將毋快已如刀。恰補蘭臺之賦。

白華前稿

卷六

八

閏餘成歲賦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爲韻

觀推策於皇初。驗積分於太始。任氣朔之相尋。見乾坤之不毀。贊牡妃之命。不愆夏正三寅。衍枝幹之常。直溯軒元半子。欲歲事之有成。必閏餘之是以日隨天左。用垂察政之樞。王在門中。別著授時之紀。布一章之象數。居然手繞神樞。與百姓之知能。奚啻目窮天咫。懿夫舉正明時。歸餘告閏。卵黃包裹。九層之氣體。難求蟻磨盤旋。二曜之光華。欲振日爲實也。疾徐懸一度之差。月曰闕焉。消息報兩潮之信。操窮變通久之術。算既縮而轉

羸約元會運世之端。法屢遷而必慎。循部首而周遭躡天根而激迅。紫垣建極。宵中看斗柄之隨。赤道開躔。臺上待銅儀之進。則有五緯高陳。三辰遠揭。限年而計。剖中候於毫釐。排日而編。附末光於芒忽。惟乾行至。健轉環於三百六旬。故離照能貞。起秒於一十二月。其故遠而難知。其理信而不越。再閏則揆諸五載。適當羣岳之巡遊。一閏則考以三年。恰值明廷之賞罰。示真符於易象。奇劫同歸。頌故事於禮經。特牽竝謁。爾其黍齋頒。葭灰互應。木金水火。位若視其所眺。蠹假猶終。義既觀其所剩。考其蹟則陽舒陰斂。措而咸宜。探其源則地闢

白華前稿

卷六

玖

天開坐而斯定。如攜玉尺。裁南正北。正之區。如握金繩。準上弦下弦之經。鴻濛皆中氣所充。根柢亦先天所孕。望雲氛於史氏。啓閉曾占。衍月令於田家。作訛蚤訂。由是歲序以之而新。歲德以之而備。黃楊縮處。渾忘尼閏之嫌。朱草生來。共抱知時之祕。奪炎暉於間紫。礙不於倫。旺土德於中黃。從惟其類。餘分大小。非枝指之徒駭。歲有盈虛。詎懸瘤之可棄。聖者造而明者因。圓故神而方。故智屬成功而未退。幾同畫卦之重。當得主而有常。迺正宅官之四。故其或奇或耦。孰成孰虧。有三十六宮之匿。而與七十二候之遷。迺數往知來。縱有屢更之次。

含哀多益寡。還操不動之綱維。初倒影於銀盤。莫測圓  
鑠之巧。繼騰精於玉燭。彌徵塊軋之奇。驚鳳質之歲。麩  
苞儀倍采。愛桐陰之婀娜。珪樣添枝。龍鬢長紆。勝度小  
年之日。蚪壺不爽。用窺中朔之時。凡以歲乃填星之號。  
閏爲積氣之名。宣渾殊而並行。不悖鉤繩配而相與。有  
成六位交孚。爲有時乘之御。一元代嬪。先求日至之迎。  
譬言之八到開方。四正以四隅爲輔。六同協律。七音自五  
音而生。或列在是年之次。或循夫斯月之程。若逢虞喜  
談來。細闡圖穹之妙。欲迓大撓作後。勻司昏旦之平。我  
皇上律呂均調。圖書遠契。合純德於太清。浹仁聲於必

白華前稿

卷六

十

世一番燈信送

翠葆之初颺。兩度花朝。迓

金輿而小憩。農書載進。幔城之烟景如新。蠶具重攜。  
沙市之風光未逝。展豔陽之百二。一倍畱春。蓮芳序於  
重三。十分得歲。是則邁中和而紀節。固造化之先通。躋  
仁壽而 巡方。自神功之久逮。

直如朱絲繩賦

以題為韵

繫直士之挺生。秉純剛之令德。固不劌而不隨。亦既匡  
而既勅。英英露骨。知圭角之難磨。磊磊生姿。信廉隅之  
必飭。雖韋絃取佩。尚須氣質之調和。而繩墨斯從。早絕  
性情之破側。樹四維而作幹。詎蒙證父之愆。立一介以

爲防肯蹈乞鄰之戒。厲丰規者。有如矢之遺。著風操者。凜如鉤之戩。故誰譽誰毀。斯民可驗其還淳。而無黨無偏。之子共欽其司直也。彼朱絲繩之爲物也。等栖身於淡泊。異抱質於空虛。園客纜來。獨爾看其細引。幌人溫罷。五章愛其勻舒。當夫勒以使柔。輒笑兜羅之相似。一自矯而使直。非徒絙索之能如彪。其外弼其中。恰映琴徽之靜。弛則文張。則武還。依瑟孔之疎義。若準乎開弦。最期捷徑。事不關乎切線。迴息紛拏。五十無端。祇在彈絲之候。一雙欲語。特詳操纜之初。則有力崇古道。意謝時趨。志不存乎回曲。品不尚夫阿諛。練之以方嚴之質。

白華前稿

卷六

十一

繫之以峻整之符。以禮義爲經綸。非止自知之白。以陽剛爲濡染。寧愁易奪之朱。標介介之風期。肯移情而輒往。著巖巖之梗槩。得同調而仍孤。平而劑之懼其絞勁。而達之戒其紆苟。一物之未交。絕肖無絃之挂壁。倘萬緣之斯感。還同激箭之離弧。由是直聲遠震。直道常遺。正氣森森。笑摸校之足鄙。芳蹤落落。將繞指以奚爲。儼數縷之遙牽。珠徽緊貼。類七條之乍引。玉軫牢持。識歌工之奏終。始悟昭氏之論成。獻其始也。分擘維嚴。匪膠柱而疑其固。其繼也。糾彈必力。匪絕絃而失其資。庸俗難訕。不避中郎之譽。遷流貴慎。毋悲墨子之絃。乃知蹇

謬之風。正人所必尚。媿嬰之態。亮士所必懲。緬南狐而遠仰。稽曾史而遐稱。古處之疾有三。傳來若綫。日宣之德維九。引去如繩。動比揮桐。互龍脣而不折。靜同置几。依鳳唳而常疑。撫三尺而悠然。頗肖昂藏之槩。奏九成而翠爾。能畱弼亮之徵。此直諒堪資。不啻受裁於繩木。而直清有耀。更看函氣於壺冰也。彼夫毀方者。忌其就圓。化緇者。恐其改素。陰曲木而弗從。扶纖麻而是附。論偏頗之悉泯。惟大小絃獨挺其能。觀哀曲之全消。知長短調各循其度。矧乃衣朱布化。不勞輔弼之疑丞。被袵流輝。早象中和之韶濩。歌風曰直而靜。儒林無北鄙之聲。陳典曰直而溫。黼座有南薰之賦。小臣慕服紘之節。雖比跡於委蛇。恥挾瑟之謀。敢疚心於掩護也哉。

白華前稿

卷六

七

鄙之聲。陳典曰直而溫。

黼座有南薰之賦。

小臣慕

服紘之節。雖比跡於委蛇。恥挾瑟之謀。敢疚心於掩護也哉。

白華前稿卷第七

南漚 吳省欽 沖之

碑記一

重修成都府學 大成殿碑記

成都爲西南大都會其府學袤廣二十畝禮殿石室石經堂故址在焉張獻忠之亂惟嘉靖御書程子四箴碑未燼今殿廡門垣學舍以康熙二年建康熙四十九年修甲子歲周游懼圯毀乾隆甲午春屆祀文廟布政使常孰錢公鑿亟請於總督文公綬支官錢一千緡飭材庀工九閱月而役蕝明年春

白華前稿

卷七

一

上稽古禮殿畫像 垂問存否督臣言成都府學宮故禮殿今殿非舊畫蓋蚤溲董錄漢禮殿記元費著禮殿聖賢圖考以 聞省欽忝視蜀學深念事會非偶竊爲文勒諸石曰古釋奠有合無只故立學不盡有廟廟之堂曰廟堂史記適魯登孔子廟堂是已禮殿不著於史宋祁董道謂文翁作歐陽修席益呂陶謂高旼作而初平五年殿柱記有修舊築周公禮殿及烈火飛炎獨留文翁石室廟門之兩觀之文蓋翁立學於先文參增更寺二百餘間於其繼旼特起而修之其制低屋方柱柱上狹下廣初平記實刻其上歐陽修以謂石柱者誤也

殿壁高下三分畫三皇五帝及古君臣七十二子像又  
後人多有續畫周公於漢爲先聖唐貞觀二年始改配  
武王故周孔迭爲先聖孔顏遞爲先師翁旣立學必立  
廟祀先聖其得名殿者若漢丞相所坐屋曰殿而非必  
以王者之居居周公禮殿則猶之鄭元禮堂之義因禮  
殿祀孔子則見於紹興間席益石經堂圖籍記又其時  
成都府學教授范仲父言學有殿棟宇最古請御書大  
成殿榜額以賜誠以漢郡國有學自成都始郡國學有  
廟亦自成都始華陽國志耿奪郡文學爲州學郡更於  
夷里橋南道東起文學是止移郡文學祿所居而舊學

白華前稿

卷七

二

與廟未之改也若范鎮不知禮殿之爲廟而遽以爲學  
其言殿下温故時習二堂東西相對堂有左生右生碑  
堂與石室當在學不在廟宋祁以石室在殿西無是或  
殿後之譌鎮又言門屋取感麟嘆鳳之義畫鳳麟是又  
改祀孔子後所爲而非唐以前之舊歷歲二千見聞辭  
異惟殿址度不甚遠疥蠹式憑隊廢具舉時

王師申討金川凡峙儲度支錢公實總其任詩曰旣作  
泮宮淮夷攸服記日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  
告天人啓基今古符合洗兵旣暇籍費著所稱百七十  
二人斟酌績象以復舊觀非千載一時之會而且暮跋

望者耶文翁名黨高朕或疑作勝當從朕詳見予講堂  
碑記

均州移建殷王子比干廟碑記

殷三仁皆貴戚微箕二封國其後較著比干死最酷周  
使閔天封墓相傳今汲縣北十五里者是予數過墓下  
讀銅盤銘魏孝文唐太宗二碑皆後人重刻至孔子題  
墓字視王伯厚所引金闕秣馬歌造句似七言古詩者  
其附會俱易見惜比干世次先後於史無明文馬融王  
肅謂箕子比干紂諸父趙岐謂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  
之親按書微子篇太師稱微子曰王子孟子及樂記並

白華前稿

卷七

三

云王子比干當紂之時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以奔周  
疵與彊見古今人表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卽其人也  
今孔傳以太師三公爲箕子少師孤卿爲比干夫司馬  
遷受書於孔氏凡殷周本紀宋世家之交不應與孔傳  
不合故比干於紂非少師非諸父箕子亦非太師微子  
爲箕子之兄子殷人尚質不應以父師呼其官父師應  
之亦不應稱微子爲王子以王子爲疵之詞可也以此  
干爲孤卿少師未有据也均州西五里比干祠宋楊恢  
知州日以其齋居此而立轉徙湫陋無寸碣可拓今州  
南四十里石板灘有林氏百餘戶竝不知自附爲比干

後征子疑唐林寶所撰元和姓纂言比干既僂於紂其子堅逃長林之山遂以爲氏長林晉縣渡江後析漢臨沮縣置今荆門當陽州縣地殷時安得有此名且鄭夾滌以周平王庶子林開開生英英生茂及慶以字氏林於例有合若長林之林不在二十七例之中近賢阮氏世駿遂主其說不以林爲比干後然氏族之學不可與明古神聖賢人多樂引之以爲所自出故王氏干氏皆有謂出自王子比干者其在恆時林氏者既習聞寶之說官爲祀之以至於今有舉而莫之廢矣且如銅盤銘薛尚功謂唐開元中得自偃師係比干墓中物而不白華前稿

卷七

四

知墓不在偃師宋張邦基謂政和申得自鳳翔而不知是銘先已刻大觀之汝帖俗語不實成爲丹青又安見林氏之必以林開而無復有二林耶予以均之林子姓旣衍比干故祀於均因告觀察陳公大文州牧張君南圖度淨樂觀牆東南靖恭廠故址糜錢百餘緡增築三椽祇奉栗主且正其名曰王子若楊信民之姓源珠璣建陽書棚之氏族大全於林氏並主寶說而稱比干爲殷太師又無論已

重建潼川府學尊經閣碑記

經者聖道之所以顯聖心之所以蘊也學官始立家自

爲師自正義行而說漸備自

御纂諸經出而備且醇今天下郡縣學皆有頒本皆有閣曰尊經尊之猶云藏爾其博觀而卒業者百不一二焉閣之閉也久司存者致懼殘佚每篋衍他所卽蠹壞往往聽之予三莅潼川見府學後有宋時修學碑碑在閣前閣下碑刻孔子象其陰刻津滄記其旁爲干祿碑摹本及元人生日廟祀碣蜀之金石文此僅以存矣而仆陷且泐象之前不足於展拜閣又不可升予友仁和沈君清任守郡有年去年春軍役告蕝始返治葺草堂書院奉少陵木主集諸生以時弦肄發琴泉後佛洞又

白華前稿

卷七

五

得山下蜀王衍時石幢知唐惠義寺址在是而寺堦有王鐸所寫佛經出自塿燼時者嘗購數紙以傲予蓋其好古嚮學出於天性故偕予低徊摩挲於閣之下而思有以振之今七月旣望書來告曰閣成凡五間矣閣前碑移之干祿碑之次矣聖象碑移少後妥以龕若櫺星門展拜綽如矣閣之經故在願仍其故名而以文示之來者嗚呼聖人之存存於道與其心而非徒以其象也學者敬慕聖人敬慕其道與其心而得不敬慕夫象也吾觀浮屠氏之教寫之有其葉梵之有其音藏之有其閣范金合土鑿石之有其象以潼之叢爾唐時至爲十

二浮圖而擔笈繕經之徒竭心力以應上命謂福田利  
益之可以無窮乃遷流漸滅好古者僅拾一二殘葉於  
灰燼之餘至琴泉千佛洞當少陵山遊時已有前佛不  
復辨百身一莓苔之語志地者不能据以爲實湮蝕千  
百年賴君而始顯君之所以顯之惟以其蹟之古而非  
以彼之道與彼之心矣今潼之學固可無修閣亦不以  
廢守郡者以象與碑之故亟之士與民無不亟之高明  
伉爽之觀不數旬而澤且百世而緇繩什襲之所凡風  
雨鳥鼠無患焉此蓋爲政者所先而劬農興學於偃兵  
歸馬後者其效爲尤至也王遵巖以唐人之文爲學而

白華前稿

卷七

六

作者甚少宋惟曾南豐宜黃筠州二記詞義竝勝自餘  
記學之文難以工予未能闕聖之道與心顧嘗謁是象  
而願學者之躋是閣以求聖之經尊之而體之於身非  
區區博觀卒業之云爾也抑君之心豈異是哉

歸州修楚屈左徒廟碑記

太史公爲列傳稱爵稱官稱名合傳或稱姓循吏儒林  
以下稱行業至楚左徒稱字疑賢者不名而大賢若孟  
子亦名之然自史公不之名而左徒之宅若墓若塔後  
之人皆舉其字塔在今忠州墓在湘陰其方七頃累石  
爲屋基之宅在歸州東八十里田曰屈田沱曰屈沱唐

天寶間詔立古忠臣義士祠宇而長沙郡立楚三閭大夫屈原廟受封清烈公宋封忠潔侯前明復其號曰楚三閭大夫屈平氏之神有司以歲五月五日致祭顧左徒死汨羅而生於歸歸之廟元至正間湖廣提學黃清元記謂元和十五年刺史王茂元始立移建無徵甚耿耿也今年冬十月權知州王君沛膏以予自施南試歲歸泊屈沱偕拜廟下廟三楹其後祀女嬃有石椁傳是左徒墓其中若石室今閉廟修於康熙庚戌知州王景陽再修於雍正庚戌學政凌侍郎如燠歲月滋久君將以新之而予改題曰楚屈左徒廟竝爲記曰屈自瑕受

白華前稿

卷七

七

屈爲卿因爲氏實與楚同姓里門曰閭哀郢曰發郢而去閭屈之閭介於昭景是爲三閭王逸曰三閭之職掌王族昭景屈三姓王應麟曰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枝則三姓至漢初猶盛韋昭曰三尸三大姓昭屈景乃其掌之者爵止大夫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猶未躋於世卿之數迨爲左徒親信斯甚觀考烈王以左徒黃歇爲令尹封春申君是左徒乃上卿而非止大夫顧其職不詳索隱臆度之謂今左右拾遺之類殆不然矣左徒被讒而疎而紉而放漁父稱其故官固無足論論世者稱人之官不係以最尊卽係以

最後左徒之不當稱三閭大夫。唐宋來惜未有議及之者。予故釐訂其文以安宗臣之心。至論其心而或以愚或以智。或以忠或以純。不復論。

重修張桓侯祠墓碑記

保寧郡治東三十步有張桓侯廟。廟屋凡三重。最後一邱隆然。敗垣繚之。垣後卽郡圃。今觀察敬齋福公崧增繕之而禁其鉏耒者也。今四川志於園中縣。削侯墓不載。而附見於華陽縣。幸舊志志侯墓在保寧郡治東。宏治中。典膳黎重築牆四十七丈。新其祠。而閬人每爲予言獻賊犯城。夜見巨人坐城上。而濯足於江。遂駭。遂予

白華前稿

卷七

八

惟蜀所在有侯廟。當侯臨發被戕。張達等必矯發侯命。順流而以其首奔吳。閬人以禮葬其尸。無可疑者。今侯墓在華陽者。不知所自始。而曾鞏爲侯閬州廟記。言州東有侯冢。至今千餘年。每歲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數歲連熟。人以侯之賜。大其廟而新之。侯於此破張郃軍。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故祀不廢。乃鞏旣以謂侯之祀不得而廢矣。要惟是儼之坊。庸道路。馬鬣猶虎之靈。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蓋非神之爲理者。信然。則已過矣。自古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如侯與關侯。舉足以興起百世。自陳壽不以蜀爲漢。雖司馬溫公亦

云先王自稱中山靖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宜與曹魏同爲閭統然在當時以諸葛武侯之審於去就而以漢賊不兩立爲言侯與先王生同里關公好春秋大義必共知先王之爲漢系而傾心事之今鞏之文曰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是亦不以先王爲漢而何有於侯侯好禮士大夫而不卹其下以及於難論者往往惜之要其擇王之明有合於春秋之義以鞏之賢而不能論世知人以援夫以勞定國之法今之人知獻賊之乘非侯不能捍大患而不知見於鞏之文者其禦宗舊又如此予故徵鞏之言以信於閩人以補志地之缺而又以其言之有所蔽也爰敘其緣起而發之

合江新建先孝女祠碑

往予以先孝女姓譚岐舛爲庶据以正後漢書之誤比過隄爲謁孝女祠下祠隔江有孝女厓志地家及明楊慎袁子讓詩皆以孝女沈此而合江遺之孝女生安帝卽位之年時符縣雖改符節仍隸隄爲范氏傳列女往往繫郡不繫縣如隄爲盛道妻媛姜常氏謂資中人而范氏祇以同郡趙氏女繫之至孝女常氏固謂之江陽符人酈氏注水經亦繫之江水東過符縣之下蓋晉時符節復改符而符故前漢舊名時爲語曰符有先絡屨

道有張帛其可徵若此當孝女父爲吏於符以其長趙  
祉遣詣巴郡溺死不歸固從下而非從上孝女痛泣百  
許日乘船自沈以出其父假令父沒卽出孝女亦不必  
沈惟其渺冥漂忽遲之又久而計無復之於是數訣家  
人囊珠環繫之二弱弟之臂從容畢命求仁而得仁以  
視刲肉捍刃激發於一時之所爲者抑又遠焉古忠臣  
孝子義夫烈婦之行與其心非有所爲而爲矣而民彝  
攸好健之蹟附之合江之蹟失之潛德之不光民行之  
不修采風者能無責耶而知瀘州事王君用儀權知縣  
事劉君正揆曰縣故有孝女坊明萬歷間縣令周夢可

白華前稿

卷七

十

斷碑以謂漢孝女元紹願相地立祠乞文以告來葉夫  
孝女與其父之姓若諱予固已正之其爲州之縣人又  
信焉乃范史言孝女有男女二人酈氏言有子二人俱  
五歲而予獨以謂二弱弟者則以孝女所見夢之弟曰  
賢而干寶以孝女之二子曰貢曰貫其於賢顯若輩行  
且五歲子豈皆命名若成人至范氏言家人則固指先  
氏之家爲言而惜乎未覈也又漢制諸州及都尉有功  
曹史主選署功勞若諸縣有諸曹掾史無功曹符縣在  
萬戶以下有長無令而范氏謂孝女父爲縣功曹似不  
如常氏酈氏以謂吏之得其實云

重建唐漢陽郡王贈中書令張文貞祠碑記

出襄陽城南五里有碑臨官道曰唐漢陽王張柬之故園循碑折而西不半里松栝夾蔭梵音四答有寺曰泰安舊曰行恩明萬歷間副使侯堯封於寺內爲祠奉王我朝雍正庚戌郡守尹會一重建歲月滋久垣礎不存今年春觀察陳公大文以寺故園址卽隙地構三楹祀王屬予記之曰唐自牝朝攘器二張包禍五王不動聲色反宗社而歸之唐呂溫頌之以爲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者也惜桓彥範不用薛季昶盡誅諸武之計俄致三思盜權不數月而王等罷貶而

白華前稿

卷七

七

流而沒而被害予嘗讀舊書禮儀志中宗廟以待中平陽郡王敬暉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已配饗竊疑暉死最慘彥範恕已亦爲周利用所殺王與崔元暉在流所先卒故不得與暉彥範恕已並祔以報然通鑑於神龍二年直書五王爲武三思所殺是王與元暉雖不至慘死而實則無異猶暉彥範恕已之死死於利用實死於三思同一書法且彥範傳固云開元六年與暉元暉東之恕已配饗中宗廟廷開元禮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

部尚書漢陽當係漢陽之誤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元

曄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配饗中宗廟廷少南西向  
以北爲上文獻通考中宗廟配饗八人五王並開元六  
年六月二十二日敕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並天寶六  
載正月十二日敕始以知五王配饗志特失之挂漏開  
元禮旣漏仁傑元忠同皎又於五郡王之由公進封及  
景雲初所追復者至開元時反降而書公是皆載筆者  
之過而定計之功崇報之典於王尤不可沒也王墓在  
穀城涓口惜明統志失載所載襄陽之園又無所據弘  
按曹王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嘗宴集是園欲市取之  
馬彘曰漢陽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因  
白華前稿

卷七

五

止又皮日休漢陽王故宅詩園林一半爲他主似園卽  
傍王宅予故牽連證之以彰王之功以遻觀察之舉後  
之來者表樹風聲揚示往烈撫視斯文有舉莫廢是又  
予與觀察之同志也夫

重修少陵草堂後祠碑記

成都少陵之草堂今榜曰少陵書院院之門楹三次堂  
次亭次祠祠與堂皆置象堂之創以康熙壬子祠則乾  
隆丙戌所建也予自癸巳二月拜祠與象祠旣阨小其  
葺整鞏固遠不逮前之堂以爲物力之贏詘類然有好  
古者更而新之事半而功可倍頃予返觀有期臬使無

錫杜公玉林乞預爲修祠之文以俟歲臘舉役焉記曰少陵所居後之人多稱曰草堂而不若在成都所居者之顯何也蓋其流離困躓在秦隴時至負薪采柘以自存逮乾元之己亥年四十九矣尋置草堂地於西枝邨爲詩以紀卒不遂是冬十二月赴蜀依裴冕就草堂寺居之明年春草堂成葛常之言少陵有此草堂祇四載而其間居梓閬者三年陸放翁言少陵於萬里橋浣花皆有草堂萬里橋之坐不可見然草堂因人而成力不能資之有二當由誤謂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之詩而一而二之也至蜀之草堂寺自梁時已顯故周鹺慕

白華前稿

卷七

三

之於鍾山亦立草堂寺李文饒言少陵居近草堂寺因名草堂思過半矣雖然公之思置草堂先一年嘗求之於秦而李太白詩名草堂集白樂天草堂在廬山少陵之姪佐草堂在東柯谷少陵左氏莊詩曰春星帶草堂草堂特唐時通名少陵爲堂成都而其地適在草堂寺傍與在秦求地置草堂之意相合遂名爲草堂以紀其實以志其喜舊唐書亦言其種竹植樹縱酒獻詠無拘檢焉視向之流離困躓作詩告哀時固小異矣然則少陵所居惟此始可名草堂非夔州之高齋一名而三地者比自宋呂汲公復作草堂於其址命工繪象雖廢興

輾轉而少陵有靈顧而樂之臬使以當陽孫子樂爲更始其行年會值五十與少陵成草堂之歲不謀而合又烏可缺然弗記也抑予聞王蜀時韋莊居草堂故址故所著集曰浣花集於禮可以耐祀世之人知草堂而或不知草堂寺之始知少陵草堂寺旁之居始名草堂而不知在秦時先欲爲草堂故牽連書之而少陵之詩與其人不得論云

白華前稿

卷七

十四

白華前稿卷第八

南漚 吳省欽 沖之

碑記二

宋黎州通判攝州事何公墓堂碑記

清溪縣於古爲黎州其治北大相嶺亦曰相公嶺嶺高五十里攢厓障天灌木塞隧愈上愈陡劣僅容趾蓋漢王尊叱馭處所謂邛峽九折坂者也將上坂有小關山大關山子往返者再嘗以黎之守先相嶺相嶺之守先兩關山以關係山必有人設關於此其後寢廢而志地家不詳祇以謂諸葛丞相過此故名相嶺嶺最高處今

白華前稿

卷八

有諸葛祠至此馭之忠鮮有問焉者關之所由來安得而考比讀宋史德陽何公充通判黎州攝州事預計備禦以宋能之之命於邛峽創大小關倉及砦屋百餘間親督程役關破從容就死與其難者一門四十餘人然後知公固於此置關閱歲滋久倉砦均壞而兩關山之名因仍少舛也唐清溪關在大渡河之南大渡河不守則黎雅邛成都皆爲吐蕃所擾宋以大渡河爲極邊黎州之守益重元人由北而南由夷而險顧其時王立劉整梅應春咎萬壽田世顯之徒先後以重慶瀘嘉定成都降甚且爲之致命黎州彈丸耳卽死守於事奚濟而

公百折不回，刑于妻子。古志士仁人之烈，莫或過焉。乃遺迹泯絕，惟一統志志公於寧遠府而不思大渡以南本非趙宋所有，公之死事在此不在彼。第使於黎求邛，疎於邛，疎求大小關倉而斷壑窮巖，炳如皦日。千百世後，當哀其志而廟祀之。予使蜀五年，凡墜文軼事，間有舉證，恨未獲祠公而記之碑。去年秋奉命使楚，會

四川藩使宛平杳公禮敘語於塗，索予文而力任其事。俾清溪之人知相嶺之爲邛坂，有王尊之事爲之徵，卽尊之所爲忠，以公視之。奚啻山海之於流壤，而同死之夫人陳子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暨獲免之子士龍、胥

自華前稿

卷八

二

設至耐於祠，有舉而莫之廢焉。爰綜錄其事，爲迎神送神之歌曰：

峽之坂兮，嶮峴靈颯然兮。黎之風兮，世食祿兮。寧汝降膝，不汝屈兮。不可以背趙宗，咄好漢兮。膏汝鋒，孺人穉子兮。歸乃同，臯卻肉兮。茲剖豕，鄉絕飲兮。茲酌醴，紛世舞兮。吾民孫子，庶一家兮。歆止黎，亦有田兮。黎亦有里，靈告徂兮。百洽禮。

重立石榴花塔碑記

出漢陽西門一里餘，爲演武場。場之東，民居鱗萃，有地，方廣四五丈。碑塔屹然。予同年王君嵩高，今此所植也。

宋五行志紹興間漢陽軍有獄誣孝婦殺姑婦不能自  
明屬行刑者插髻上榴花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吾冤  
行刑者如其言後秀茂成陰歲有花實今府志以謂姑  
食婦所殺雞而死姑女訴於官伏婦罪後人立塔花側  
以表之歲久塔廢明王事黃一道識諸石今石亦不存  
王君迹之民居之圃出私錢爲償而其蹟始得復見予  
嘗念天下之理常者可以推其變則不可方物古之精  
誠感召其大者揮戈退日刺刀涌泉其小者一草一木  
臭味不差若田氏之枯荆再榮寇公之插竹成筍較著  
耳目矣而婦人女子志行卓絕與夫悲憤苑結之氣卽

白華前稿

卷八

三

宋史所載臨海王氏之血書漬石間天陰雨輒墳起如  
始書時永新譚氏婦血漬禮殿間八軛作婦人嬰兒狀  
磨以石不滅鍛以熾炭益顯史於婦固以孝稱而不以  
竝列女僅志之草木之祥蓋旣死猶不幸焉然漢東海  
孝婦所爲孝亦失傳其傳賴以于公一語于公知其冤  
天之枯旱鑿其冤而當時斷是獄者冤與是婦同益以  
歎明慎用刑者之難而理之不爽其氣有以取之所由  
不期敬不期哀而人無不哀敬之也碑之立在丁酉八  
月記作於辛丑二月

樂山故直隸嘉定州境雍正十三年州升爲府領縣七卽州境置縣爲樂山其城枕山帶江舟楫所總萃裨販雜錯竹瓦板屋層構若雲衢巷逼不能以丈今年二月癸巳火五月壬子復火火百數十家其火一或數家者自二月至五月又十餘告權太守湯君大寧卹禳不懈擇高北門內建火神祠三楹祠成而患始寢以予之按試而稔其役也屬爲文記諸碑曰火者六府五行之一其利害與水竝權周遂人所掌溝澮皆達川而行火之政僅職之司燿氏非治水詳而畧於火也古都邑廛肆之間街陌旣廣且墜茨完繕撲滅易以施不至如

白華前稿

卷八

四

川潦之易以患溺春秋書火一書災十一鄭子產徙龜徙頑儆府人庫人司宮登城列道衛之而未詳其所以救之至除於國北祈於四鄘說者以北方大陰鄘積土陰氣所聚又其時元冥回祿備舉禳祀故裨竈謂將復火而卒不驗焉語曰不得已杭城火予讀西河毛氏治火議慨念杭之人與官於杭者當率其法而用之抑成都火儼數矣凡水龍火鉤火搭諸器用不具亦不能予使署及火命撤屋三數椽乃止頃六月庚寅暴雨江漲嘉定城不沒者一版水汨汨自門竇入居民避水升睥睨若笠屐屨避扞揭郡榜投之江比曙而水退爲言郡城

形勢象炎上，不患水而患火。火神見左傳註，其祀載在  
令典。其地近城坎隅，合古除北所鄺之禮。後之守斯土  
者，有舉莫廢，用以戢和恬養於無窮，則君爲民請命之  
意，書之具可風云。

枝江縣福山三星祠記

世之人歆於福祿壽三者，謂皆有星主之繪之爲瑞圖，  
書之爲吉語，而祿壽復統於福，矯世抗俗之士起而非  
之，謂星之名多出於緯書，惟司祿爲文昌第六星，當孟  
冬獻穀數時，秩祀毋廢。若角亢之爲壽星，特以數所自  
起，居列宿之長，福星之名，其黷尤甚。然星之象見於天

白華前稿

卷八

五

精氣既聚，氣類斯感，亦遂各有所主，以佑民而垂象。故  
秋分所享之南極老人星，不必卽爾雅之壽星。宋太平  
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十神皆天之貴神，而首列五福。五  
福所臨，無兵疫，熙寧初，司天言當癸丑甲寅爲災，扈之  
害，然五福太一移入中宮，可以消異爲祥，故十神中惟  
五福冠通天冠，餘皆冠道冠。元大德中，建五福太一神  
壇，至順中，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第漢武之太一，以五  
帝配祀，則直以昊天上帝當之。唐之太一，特九宮九神  
之一。宋以太一加五福之名，是九宮皆得稱太一，而又  
增爲十神，較漢武之太一尊卑固以絕殊。其稱五福太

一似祿與壽舉已統之故精氣斯在爲民祈請抑亦亡於禮者之禮焉枝江覆船山枕城西門可以登賦秦君武域合此三年更之曰福山作亭曰福亭作祠曰福星亦曰三星誠以覆讀如福欲使邑之民消異爲祥而更恐愚無知者之勞民傷財募建寺觀故祠之星之主日用焉而不知其牖民甚殷而其典可數若是也覆舟之名或以形或以事夔萬有灘江寧有山丹徒有覆船山若南溪之覆溪改名福溪常熟覆釜山梁乾化中改福山建昌府新城之覆船山唐咸通中改福船宋大中祥符中賜名福山君願以福其民而邀佑於星之神故亟

白華前稿

卷八

六

更其名卽其事多與古合予故徵諸古垂諸後且以塞矯世抗俗者之望云

重建錦江書院講堂碑記

古術序黨庠家塾之制左右相向俱在堂以外後世太學之堂曰彝倫或曰明倫郡縣則皆立明倫堂堂卽學也書院與郡縣學不同始於唐盛於宋其堂曰講堂則自漢文翁始華陽國志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盧照鄰有文翁講堂詩是已然亦稱學堂漢書翁修起學官顏師古以謂學之官舍今日學堂顏有意記翁作講堂左右開溫故時習二堂復作禮殿蓋古以周公爲先

聖孔子爲先師以禮殿祀周公孔子圖七十二子象以精舍居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司儀主事以二堂居左右生復爲堂授受其業自弟子言之曰學自師言之曰講今成都錦江書院傳是石室舊址稍東南十餘步卽文廟廟故禮殿其南直府學宋祁稱石室置翁象在禮殿右廡竊疑石闕石柱在堂前室在堂後翁又不宜自置象或祁所見卽高朕增立者而非翁所立室雖殿堂室相距不遠而以今書院爲舊講堂則九信乾隆癸巳予視學來蜀謁廟畢卽登書院之堂巡試旣旋秋潦致圯因檄月奉新之權臬使顧公聞而飲之藩使錢公亟請

白華前稿

卷八

七

於權制府文公糜官錢二百四十緡俾郫縣教諭張巽飭材自灌口集諸生正告曰蜀學盛自翁翁好學通春秋遣張叔司馬相等詣京師受業博士還教鄉里宋歐陽修所見翁弟子石柱題名尚一百有八人相如不以經術著而凡將篇小學宗之若張叔卽張寬世有張七車之目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聖之心在經經之傳在受在授以孝景之不任儒又郡國向未立學翁振厲絕業所治向風固宜爲循吏首特班固去翁遠足跡未至蜀如司馬遷之於吳公未及詳其名師古復不注至張崇文歷代小志始言翁名堂亭仲翁翁之後惟朕最

賢朕或作朕或作勝紀述遼曠名有顯晦異同迹有興廢惟其德長以不毀耳我國家涵濡教澤儒風丕振省會大書院多以仕而已者主之屆六年大吏上其名有異者子優敘郡縣學之士升選萃處日計廩月計試握衣隅坐先經義而後時文先行誼而後進取以聽講副主講之心雖蜀學再盛不難矣予惟書院尊講堂而斯堂故翁之趾爰證據今古俾審所自來知諸大吏用心若此也堂以康熙四十三年建雍正元年修重建於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時金酋稽誅儲胥星火落成之次將獻囚釋奠焉文公綬惺亭鑲白旗滿洲傅察氏錢公

白華前稿

卷八

八

鑿貢金常熟人顧公光旭華陽金匱人主講則前廣東肇羅道丹稜彭公端淑也

按董道以高朕作朕本范鎮東齋記事蘇軾詩石室祠高朕亦一證云傅察氏文公自稱傅查氏亦可補蕭山毛氏制科雜錄察卽查也之音義

潼川草堂書院碑記

少陵以肅宗乾元二年己亥十二月自隴入蜀代宗大歷三年戊申正月去夔自壬寅秋至甲辰春則避徐知道之亂僑寓梓州日也梓之牛頭山有前朝所建草堂今不可考而城東草堂寺傳是少陵故居乾隆乙亥歸

安費雲軒元龍守是邦割其半爲文峯書院庭宇灑落花木翫如。在予兩至其地蓋稍蕪廢矣。仁和沈澹園清任爲守之次年金酋告俘。秉麾返治於艮隅築室祠少陵。樹碑考其出處。復改題茲院曰草堂。繚粉垣甃石徑。亞曲欄絃肄之聲。與寺呶互答。士氣殆蒸蒸上焉。成都之草堂。陸游謂一在浣花。一在萬里橋。實卽碧雞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之一區而已。非有二也。少陵之酬高常侍曰。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是初到成都於草堂寺。是寓而李善文選注曰。汝南周鹵。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山雷次宗學館立寺名草堂。

白華前稿

卷八

玖

斯唐藝文志所志。陶宏景蕭回理皆有草堂法師傳一卷者矣。成都草堂寺。自梁有之。少陵居與寺近。故其居亦曰草堂。凡見之於詩者。如草閣西閣之屬。舉不得而冒稱。今草堂寺之西。少陵書院爲草堂故址。韋莊嘗繼少陵居之。至書院之名。開元初。領以學士一人。典守祕籍。宋則以之名諸儒講學之所。卽奉祠胥在是焉。少陵在潼而草堂而寺。寺而書院。祀奉祠講學之義。未遠彼鍾山之學館。且與草堂寺並傳。脫謂少陵無二草堂。茲之院。當仍文峯之舊。毋亦篤於時。闇於古。而名跡不以之日晦耶。且文峯山在郫治南百里。距院甚遠。若以隔

江之浮圖轟然相直謂象之有麗於文明於義亦無所  
取登斯者尚其本忠愛之義親風雅之旨祓磨奮起  
以冀我學之大成則少陵之所覘已多而亦賢太守廣  
厲人材之志也夫

什邡縣方亭書院新建 聖像樓碑

什邡城東祠文昌其殿後有 至聖孔子象銅二鐵一  
不知其所有始邑之人議爲樓殿前奉象而懼其非典  
役遽寢乾隆乙未春知縣事仁懷任君思正以方亭書  
院後有隙地可樓飭工移向所購梁柱而檐櫺瓦甃垣  
壁之屬捐奉爲之倡其旁列四廂居學者而祀 聖像

白華前稿

卷八

十

樓中從祀者爲二程子程子生漢州邑析漢境故也嘗  
考舜禹湯文皆祀學學非卽廟故曰祀舜於虞庠祀禹  
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東膠又曰凡始立學者  
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凡學春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  
之釋者以先聖若周公孔子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  
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且孔子先嘗爲先師而釋奠  
之禮大抵不於廟於學廟以孝享學以祭夫有道德而  
能教人之仁聖賢人漢立孔子廟於太學闕里明帝初  
以周公孔子並祀郡學魏文帝修魯郡學廣爲室屋居  
學者學與廟始合爲一唐末以來郡州縣莫不有學卽

莫不有廟，廟之祭古必有尸，而釋奠於學無尸。文翁圖古聖賢孔子及七十二賢象於周公禮殿，殿蓋卽廟。宋祥符中，追謚孔子文宣王，桓圭一冕九旒，服九章，崇寧中，冕用十二旒，其時廟中以象代尸，議者不以謂過。至明嘉靖九年，撤塑象，易木主，道德之表末由仰測，惟其近乎有合無尸之義，故守之至今。今范金之制雖不見於古，而有舉莫廢文昌乃司祿星，不可以並祀，幸書院猶古鄉學，於以奉象其中，釋采奠幣，四時備舉，非如廟祀之必以二丁，故亦不必以木主。學者羹牆夢寐，由六經以求聖人之心，而毋狃於俗學，毋域於小成，邑雖小，卽鄒魯儒亦可企矣。然則君之心，殆文翁圖象禮殿之心，其祀之不以廟而以書院，蓋猶之學也。竊學禮而記其事如右。

枝江縣丹陽書院碑文

選一郡邑之秀，肄誦於一區，設之師曰山長，月有課，日有廩，此古黨庠州序之遺。凡郡邑之大夫舉而措之，裕如也。然簿書期會之故，或不暇以爲爲矣，而力不繼，則不如其不爲，而又無與於三載之考陟，故有書院之郡縣，什不過三四焉。枝江東漢侯國，後爲縣，以江沱支分，東入大江爲之名，曲沃秦君武域作宰，是邦政通人和。

建丹陽書院一區齋曰種學曰績文曰學古訓曰通世  
務軒曰麗澤堂曰明道費不下千餘緡皆以身倡率而  
自爲文碑其堂其大旨言道之明不外父子兄弟朋友  
而上之達於君臣復屬予記其槩曰史記成王封熊繹  
於楚蠻胙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自是以還以丹  
陽爲在秭歸東南者章懷也以爲秭歸城北對丹陽南  
枕大江楚始封所都者酈善長也以爲在南郡枝江縣  
者徐廣也以爲南郡枝江縣故城者張守節也以爲枝  
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秦破屈句取丹陽卽此者劉  
昭也以爲楚都丹陽爲此秭歸後徙枝江亦曰丹陽諸  
白華前稿

卷八

七

侯遷都常仍舊名故有兩丹陽者杜佑也而班固漢志  
言丹陽郡丹陽縣楚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以揚  
州之丹陽爲荊州之丹陽其誤特甚蓋楚武前有兩丹  
陽猶楚武後有三郢皆以所都之處仍襲舊名而然特  
其自秭歸遷枝江章懷已謂其不知在何時至丹水有

七其見於漢志及水經者出上雒縣家領山

商州志秦嶺在州南

八十里有澗曰息

東南流歷倉野菟和山出武關

秦南關在

商州東百

八十里又東南浙水注之

水出廬氏縣大嵩山

又逕三戶城逕

丹水縣故城西南又南逕內鄉縣故城東北

城在今南陽縣西南

百里本漢

浙縣地又東歷於中之北皆商於地也其合均水入

漢處謂之浙口亦曰洑口是水爲秦楚間一大川呂覽  
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殆指是水水北曰陽故楚始  
都名丹陽劉昭以丹陽聚爲破屈句處豈竝屈原傳所  
云破楚師於丹浙虜屈句盡取楚漢中地者而忘之耶  
故因茲院之名丹陽而抉其異同若夫種學績文學古  
訓通世務之方集麗澤之益以明道君之言固已深切  
矣予又何言之有

白華前稿

卷八

十三

白華前稿卷第玖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碑記三

重建靈應寺碑記

成都府北門內少南而西一里餘有寺曰靈應殿三堂  
二廡三廂六計土木石之工萬錢之緡七千五百有奇  
而吾郡注選府經歷婁縣陸鯤所施七之所募不啻二  
之其旁爲吾郡會邸鯤出已錢所爲也寺在宋爲昭應  
祔重建於明嘉靖四十三年崇禎十年左布政張法善  
重修改應若音燬自逆獻乾隆三十一年僧犁土得石  
白華前稿

卷玖

佛長尺餘治茆巷二楹越五年

五師討兩金川分南西中三路運饌官運旣役民爲之  
別募商領官錢運米至軍中負戴烏合箚磴重阻風雪  
徹夏一蹉跌無復生理受雇者率共逃散商運又各有  
指運之地不達卽不得私售鯤應募先運四千石蕩析  
過半三十八年六月木果木之變所運又盡失忽夢神  
告以籲濟顛師可解遂入寺禮禱起工於三十九年之  
冬歲工於四十一年八月自索諸木就擒以前官私事  
無弗了也釋迦氏之教於中土有南宗北宗於外蕃有  
黃教紅教黃教傳自前藏之宗喀巴當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知東

土有聖人萬里通款數年始達闡法宏遠紅教傳自後

藏之多爾濟以方術名彼道中已為外道至布魯思古

以達爾黨為道場以色丹巴為初祖以札達克詛咒之術奔

布爾殺戮之術為梵行其毒惱尤甚促浸舊名大金川攢拉舊名小金

川之首眾舉聽命於喇嘛華言番僧視唐回鶻可汗與茹覃

之摩尼共國者殆有過焉彼其紅衣紅帽固已異於黃

教之宗乘矣而所為且紅教所不為貪忿瞋殺以速其

敗亡焚其旅而殲其族轉經之樓演牒之壁喇嘛寺東西壁皆作

不肖之像謂之歡喜佛凡為我燹毀而駐兵守其中者豈可勝道

白華前稿 卷玖

哉今臨濟之宗遍中土其上者參禪演偈次者頂禮膜

拜最下託鉢於人人不必盡奉之鯤崎嶇戎馬計窘勢

迫若啓之而若祐之此以見討罪自天天人順助雖半

通一命之末昭應不遺而波旬之道達思拉紅教所持經名之

經曾不足以自保也予於內外典未之間嘗一再過寺

門紺碧照耀祈籲麇至鯤固予鄉人稔舉夫禪取之艱

靈佑之廣國家懷柔震疊之盛勒碑寺中播示來許

是則予之不能已於言者夫

四川學院題名碑記

古之時養與教合自黨正州長鄉大夫鄉師皆掌其所

治而服屬於大司徒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  
生因其常而施十有二教其時之學者耕且養以游六  
藝之中學不必有專士教不必有專官風俗成而人材  
出胥是道也迨其後士與民異而國家不得不設之官  
漢京師置五經博士郡國置文學掾至宋崇寧初每路  
設提舉學士一人元各省設儒學提舉二人明宣德間  
勅遣各省提學官以重其任循及我朝凡提督學政  
之官於直隸江南浙江曰學院以翰林院侍讀侍講等  
官充之餘曰學道竝繫以按察司副使僉事之名山六  
部郎及知府之有資望者推用其後遇缺則請特簡蜀

白華前稿

卷以

三

之稱學院也自雍正五年宋少卿始也其有題名碑也  
曰康熙三十三年周僉事始也予觀蜀之人之始率來  
自四方其野沃衍其耕穫貪天之功其執卷集試之徒  
無百金之產者蓋寡若是乎教之易以施而風俗之易  
以成人材之易以出矣乃其所以爲學者於古無以至  
焉於今之人又無以勝焉昔班氏儒林傳無一蜀人而  
王褒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學何武莊遵李業譙元王皓  
王嘉費貽任承馮信之志行非他郡國所可抗美者文  
翁之教爲之也翁之官不專於教而教之澤若此其遠  
則夫其士足以養其官專以教而無澤以貽之將何以

副

聖天子作育之盛心而佐人文化成之治於萬一也予  
 謫下承乏且五年深冀夫蜀學之進於古而舉其職者  
 之會有其人爰記其姓名里貫竝到官之年壽諸碑石  
 垂示無斁云爾

順治年江都陳卓臨汾席教事康熙年  
 新鄭張光祖丹陽孫允恭掖縣張舍輝  
 蠡縣張萃代州馮雲驤桐城江臯臨潼周燦金壇王家  
 棟秀水曾王孫嘉善陸榮登南樂萬悫武強劉謙廬江  
 宋衡太倉王奕清海康陳瑣齊河王俊江都王誥華亭  
 廖廣謨江都方觀雍正年溧陽任蘭枝安邑宋在詩天  
 津周人驥萊陽隋人鵬乾隆年崇起陳象樞華亭張仕  
 遇睢州蔣蔚桐鄉朱荃虞城葛嶽仁鎮洋王歲溧陽史  
 治謨安州陳荃鑲紅旗滿洲博卿額相潭羅  
 典閩縣孟超然桐鄉馮應榴南漚吳省欽

四川學院轅門移碑碑記

卷玖

四

白華前稿

四川提督學政官廨故巡按御史治也其轅門從廣畝  
 三之一列鹿角五十鼓亭二去思碑十二碑一侵地可  
 二弓自康熙閒者四乾隆閒者八石理既龕駁或陷且  
 仆每試士提調官學官架兩閣避風雨俾諸吏呼名進  
 涌沓於碑閒者千數百人入苦之而不敢請也乃命工  
 移徙他所而為文記之曰碑之制所以麗牲秦始皇刻石  
 紀功德漢吏民於其長官多率錢為之此固長官之賢  
 與古風俗之厚而好古之君子樂得以考史事也唐書  
 言狄梁公所治人輒為立碑然不著於歐陽氏洪氏趙  
 氏之錄白樂天詩曰但見山中石立作道旁碑又曰不

願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鐫實錄鑄虛辭，碑固莫濫於唐，而翻信陵何易于之徒，反以樂天孫可之詩與文而傳，初不係碑之有無矣。今觀康熙間碑辭，不必其果虛而言之不文不足，以傳遠。八碑者大都祇具官闕，其字里或缺焉。此之弗傳，而碑所稱教思教澤文鑑等一二言，顧足傳耶。思之必以碑之碑於轅碑於路等耳。豈思之者以路旁無有千數百人，而必示此集試之千數百人，以謂傳耶。碑矣，必其賢矣。賢而不念此千數百人之涵沓於陌且仆之碑之旁，而以移徙爲臧耶。學政三年一易耳。易一官立一碑，少亦行七八更數，十百年此縱橫不半畝之轅門，尚有餘地，取以去思之碑後之人，顧移而去之，則立者之不得其地，而風俗之厚與其賢固在也。爰仿漢人書名必具字之例，且系其貫，以期傳後而有考焉。

湖北學院堂壁題名記

國家之設官教與養而已。養之政雖一渠堰，利且數十百世。吏之賢者優爲之，至提學之所以爲教，惟是評隲高下去取乎應試者之交，而其他不暇以爲。卽其所以爲評隲亦不能徧及三年受代而應試者之所嚮固已異焉。凡向之高下去取之法，什不奉五。故學之政不易。

白華前稿

卷玖

五

言史兆斗之語汪氏琬曰子之文章必傳於後顧前時  
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俱用學使者著稱子當爲是官  
否夫三人者之著稱固不以學使而以文章卽以吾所  
聞提學湖廣者言如前明吾郡王氏圻董氏其昌其人  
皆不必以學使著淺之者不求之於人師經師而第求  
之文章并不求之文章而求之學使之官以是爲名名  
亦僅矣湖廣學道駐武昌而湖南各府縣隸之雍正四  
年晉學道爲學院置湖南學政而湖北遂爲專使於時  
廣東之分肇高陝西之分甘肅皆以江南之分安徽者  
例之其後肇高甘肅復併舊制而湖南北分置至今蓋  
白華前稿 卷玖 六

由我

世宗憲皇帝軫念湖南士子越洞庭而鄉試於武昌各  
置以闡因各提其學至制義大家如熊氏伯龍劉氏子  
壯皆產湖北宗風不遠於文易有粟承矧

天子久道化成譽髦無斁所以勵士風正文體訓示學  
臣者日星不著矣比因縣令改教職之例疑於重吏而  
輕學校 御製改教詩篇示量吏以勉求德化庠序

之教孰敢不先學政一官循其名百不能旣其實耳院  
署題名碑今少司空胡公所建以僻在艮隅無有過焉  
者予旣請於 朝改湖廣學政印文曰湖北學政因詳

舉里貫官閱書之堂壁使舉證不遺備湖北之掌故云

雍正年吳江吳家驥晉綺金壇于振鶴泉海鹽管式龍  
上海凌如煥琢成雅州蔣蔚永年乾隆年正黃旗  
滿洲開泰兆新錢塘張映辰星指錢塘吳嗣爵樹屏長  
洲宋邦綬軼才安邑葛德潤述齋溧陽陳大喻紫山昌  
平陳浩紫瀾大興毛永燮理齋撫寧溫如玉尹亭海鹽  
朱丕烈繡叔汝陽胡紹南祇聞大庾戴第元正宇任邱  
邊繼祖佩文仁和胡高望希呂欽  
縣洪朴伯初南滙吳省欽沖之

### 湖北會城移建育嬰堂碑記

三代之禮於養老特詳而地官司徒以慈幼爲保息六  
之首若孤子與耆老皆得受饗酒正共酒彙人共食遺  
人共門闕之委積第伸春存諸孤以其少而無父孟冬  
恤孤寡以其爲死事之妻子其他慈幼之政先王未有

白華前稿

卷玖

七

聞者殆以年豐食足人無棄子男女子初生之三月擇  
日剪髮咳而名之司民氏辨異其男女自生齒以上具  
書於版惟少而無父與其父死事者始饗之恤之是所  
謂孤子固非卽嬰兒之失養者人曾前曰嬰兒始生抱  
曾前乳養之故亦曰嬰嬰而不嬰譬之浮泡靈樞旦夕  
輒盡民行之不敦抑王政之或闕矣今天下府州縣多  
有育嬰堂官收官養歲計甚夥武昌府爲湖北會城雍  
正辛亥建堂於崇文三鋪閱九年移之江夏縣之東自  
門垣廳事庖滷外有屋七間栖乳婦二人乳嬰之初抱  
至者乳旣卽乳之受雇之婦之家每朔次日婦抱嬰至

堂聽驗移甲代公詭辨滋起計歲收三四百餘嬰而告  
殤者大半乾隆辛丑冬制府舒公撫軍鄭公懋方伯梁  
公暨觀察張公之議以謂嬰不離堂爲嬰計當先爲堂  
計堂之入歲千七百餘金皆向所置租息張公既嘗資  
之金梁公遂倡移建之費羣力共將不數月而得百餘  
鎰度廢機局之爲武昌府同知官舍者俾駐他所新而  
擴之比屋百餘間間受一婦或二婦各給其食以時啓  
閉若坊若柵若堂若東西廂司事之長給事之夫稽防  
覈驗責自丞倅其抱哺於家者差其食名實既稱少有  
所長舉大學之言使衆祭義之言治天下者放而準之

白華前稿

卷玖

八

有是心卽有是政有是政卽有是效理大物博民不天  
札彼三代後慈幼之政不過偶與粟帛之賜是舉樂戚  
有可爲他行省取法者特養之有漸而教之無術視學  
者當用媿耳鄭公旣遷去代之者爲姚公公於梁公爲  
鄉人而梁公亦內召將去故美堂之所由成而紀  
其大凡以諭於舒公其率錢者著之碑之陰

新繁通洩橋碑記

新繁之水之大者一曰清白江卽沱江在繁爲繁江在  
郫爲郫江一曰錦水河卽湔水經流酈氏謂郫江左對  
繁田漢文翁穿湔洩以灌溉繁田二千七百頃者也禹

導江東別爲沱沱別出爲湔水其名著自漢志今自灌  
郫下崇寧名渡船河經彭縣合玉邨河分一支爲錦水  
河河自繁之西境稍南而東至新都又分爲二以合於  
金堂峽至清白江相傳以趙清獻渡此得名而錦水河  
非卽錦江且首受沱與湔之流名以河亦失實冬春病  
涉盛漲時屢有覆溺之告自乾隆二年花藥寺僧傳璽  
募建錦江橋搢木架板計丈一十有五五年毀於水六  
年復修廣其丈又五十九年復毀里人陳偉率錢雇舟  
爲義渡二十三年偉復倡修爲橋其表視傳璽所創殆  
倍之毀於三十八年之五月時軍興旁午饋役不服

白華前稿

卷玖

玖

四十一年春金酋平知縣事鄧川高君上桂揆度利病  
潏金是倡俾傳璽之徒慧涵者募之邑與鄰邑之人自  
十月至明年三月橋成其互三十有八丈廣丈有三尺  
覆瓦爲屋橋下柱五十有九皆巨木可合抱率私錢四  
千二百七十餘緡舉事動衆人和政平君以予稔其興  
廢之由乞爲文紀其事而改名曰通泐橋蓋故繁城在  
縣東北治改而地未之改李冰穿二江成都之申宋史  
謂卽郫江流江是別出之沱至冰而利始溥翁則收湔  
水之利於繁事見華陽國志酈氏徵之而曰湔泐泐者  
汙也穿泐以漑繁猶作泐以沃蜀乃酈氏言湔水卽呂

忱一云半浣水也。洧有浣濯之義。故許氏云手浣衣。呂氏云半浣衣。酈氏所見呂氏字林。衣譌爲水。故悞會之以爲卽洧水之別名云爾。洧之名已湮。而澤故未沫。民縱病涉。當不敵其樂利。百世之思。惟是利者已忘。病者在疾爲政者相民之利。病緩急而次第布之。不可謂不賢。彼慧涵者。師其師之遺意。以利濟於人在。吾儒不無取也。而翁之德遠矣。

德安試院新植竹籬記

校試之患在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露體而搜索。封彌以糊其口。棘有以圍籬。有以隔廳。有以鎖於

曰華前稿

卷玖

十

法旣以密矣。而傳義換卷。易號卷子。出外謄錄。滅裂諸弊。宋末卽已有之。第鄉會試之弊。責諸監臨提調官。彼主文之官。不過潔其身而止。學使按部巡試。三年中歲科兩舉。其典較殺其耳目較近。有弊習而不以防之。則才不才相混。而無所於求。乃其所以爲防要。必自棚舍始。提督湖北學政。駐武昌。而按棚有九。歲試始舉。例自德安府。府城南行院一區。堂寢庖。滷廡。弗完。繕惟東西。席舍各後牆。逼臨官道。邏偵一疎。出入皆覺。去年春。太守吾郡趙君。相請支府縣官俸。治以繚垣。需金二千餘。議故未決。會予歲試至。度兩疇地。自南而北。編籬榷木。

可斷人迹期以科試集事今太守廬陵蕭君良玉權安  
陸令房山張君璿皆以謂便出私錢五萬餘飭材庀工  
墉如櫛如觀瞻頓收郡之人固以知防姦者若是其嚴  
列郡之風聲益以知求才者必不以苟由是濯磨爭奮  
於學問之路而日戢其奇袤一籬雖小殆未可漫視焉  
特竹之壽不數稔鞠華之是采羝羊之是觸婦孺所利  
析而爲薪誠有以禁止之有基無壞三年載修縱不若  
甄植之林一勞可冀永逸而成之也不難備之也有具  
鹿眼離離姦影莫匿後之來者事半功倍必與有斯志  
矣夫黃岡之竹樓馬退山之茅亭祇以不勞不費取便

白華前稿

卷玖

七

游觀而從而記之況吾政在是而闕焉無所聞於後也  
勒諸石以俟仍之者之引據云

靈應寺惜字庫碑記

古文字之體至簡而取用至繁漆以爲墨刀削以爲筆  
小方大冊以爲紙汲冢魯壁之所出數千百年有存者  
後世易以楮翰利用於官私成之易而棄之遂不甚惜  
至鏤版印賣得書者不藉於鈔幸而插架不幸而覆甌  
而糊箔試語以先王之道古聖人之靈而聞者若無所  
與焉以予所見官府公廨間間置焚字之庫若鑪而老  
子浮屠氏之宮殘巾破衲攜筐篋檢拾紙字乞一溢之

米蓋毀棄文字之禍與夫福田利益人信而奉之特所  
收者不能以博而其計又不足以及長久苟計其長久而  
託之於老子浮屠氏之宮儒者審有取爾矣成都重建  
之靈應寺予往嘗記其碑寺之旁甃甍爲庫聚紙字其  
中焚之其法於四城月雇二人因地撿拾每朔望納紙  
字一石於月之三六九日日買紙字一石計月焚紙字  
十三石盛灰於簍沈簍於江於寺僧責其成於會首經  
共費歲費錢二百八十八緡而皆母其息於吾松陸鯤  
捨之于二百緡日引月長齋鉢在是凡疾苦失業之  
寺一斤紙字易十錢亦何憚而不爲而福田利益毀

十前稿

卷八

七

棄文字之禍來此寺者且惕然有省於其中吾知古聖  
人之靈先王之道由末見本若啓若翊彼覆旣糊箔之  
無虞抑其粗迹焉已寺之址志謂故昭應寺以王褒祀  
碧雞金馬神得名然碧雞坊爲南門之第四坊則昭應  
坊亦當在南予前記姑沿舊志竝識之以俟審定

鳳臺呂氏家廟碑記

今刑部郎中呂君元亮與予同舉進士同館選洎君改  
曹司來蜀督北路軍饗備兵川北道他軍饗不繼咎及  
君復起君守龍安金川平君自以從軍久未習外吏事  
請復改曹司返成都覈銷軍需事會予歲校稍暇乞記

其家廟之碑記曰呂氏世處汾州明初諱發祥者始遷澤州卽今鳳臺縣治再傳至封朝議大夫成章成章生山東僉事贈光祿寺卿黃鍾候選州同知應鍾應鍾生大英大英生維純維純生容是爲君父也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有家而其子孫或以官若字若封邑爲氏故女子稱姓男子稱氏氏之大宗必立自始有爵與始遷之正嫡子其餘同高祖者祇推四世嫡長一人爲繼高祖之小宗大宗無子立兄弟子次及族子爲後小宗則否蓋古無後之小宗皆從祖耐食宗必有氏氏必有家家必有廟先王尊祖敬宗而立廟之禮不下庶人

以其非家非宗故也迨宗法廢襄卿大夫不孟立廟士庶少有貴者反僭爲宗祠或家祠同堂合饗不復審其非禮第以蘇氏父子異居兄弟相訟之說校之彼亡乎禮之爲禮亦使民忠厚而易治焉宜中原西北之民俗有東南所未逮也呂之望於宋東萊於明新安君之始遷祖於禮得立宗光祿卿與君皆起家進士又君祖君父積學累行爲明經爲高才生爲鄉士師節縮脩脯爲祠屋於舍東謹於禮而不以云廟君終鮮餘祿方思歸教其鄉以筆舌所贏拓一二十楹率族子之才者讀書其中以成其材以竟兩世未竟之緒蓋君之家至君再

盛廟亦待君而成彼外吏得有家者多不復計此計之  
而力不足則若以外吏之祿無可餘而京朝官祿可餘  
不知君之爲此將取辦於筆舌之間而不繫乎官惟所  
爲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卽出處不可期而有其志不患  
不遂其事也故豫爲文識之而俟異日之銘廟器焉

